

漢代文字紋樣

張強



蘇州府志卷之四  
風俗志

漢代文字敘釋

張強



清代文字獄檔

民國廿年十二月北平故宮博物院出版  
國立北平研究院

翻 印 必 究

每輯定價大洋伍角



北平故宮博物院  
國立北平研究院

出版

清代文字獄檔編輯略例

一本編用紀事本末體分案編纂每一案中材料之順序以年月爲次

二本編材料取之於本館所藏下列三種清代文書之中

一軍機處檔

二宮中所存繳回硃批奏摺

三實錄

編印時逐件於標題之下注明出處

三本編內容約有上諭奏摺咨文供狀等數種

四本編材料凡已採入雍正硃批諭旨上諭內閣及聖訓東華錄等書者均低一格排印並分別注明曾見各書至散見於其它載籍者即不列舉

五凡一案之中上諭奏摺咨文詳文等已見於前復經它文引用者茲爲便利起見省略其文第用小字注明已見本案某頁

六軍機處存檔係當時移錄之副本字句每有譌奪茲爲慎重起見姑仍其舊不擅加改訂遇有蟲蝕殘缺之處則以□符代之

七本編頁數均每案自爲起訖以期醒目

八此項文件因散在各朝檔案之中一時搜集容未能備以後倘續有發見當

再補刊

正凡一案之中上編奏摺咨文籍文卷已見於前編餘文字原附卷末或

一併編附並後附書冊會具各書主册呈件其字簿餘者概不編錄

四本編林林凡已列入卷五者其編目上編內因是聖廟東華翁孝書等書均

三本編內容錄書上編奏摺咨文對列卷末

一 詳列洲邊科兌票冊之可出與出數

三寶輪

二 百中風容燭回紅此卷

一 軍機處

二本編林林凡其本論預錄不限三蘇書外文書之中

一本編凡其本論合案議彙錄一案中林林之別項凡平且錄夫

斷升文字

清代文字獄檔第四輯目錄

劉鞠供狀案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起本年七月止

兵部侍郎顏希深摺奏二件

上諭二件

湖南巡撫李湖摺奏三件

署理福建巡撫德保摺奏一件

黎大本私刻資孝集案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起本年七月止

湖南巡撫李湖摺奏二件

湖廣總督三寶摺奏一件

陶煊張燦同輯國朝詩的案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起四十四年正月止

湖南巡撫李湖摺奏二件

軍機處摺奏一件

旨一件

李麟虬峯集案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

兩江總督薩載 摺奏一件

江蘇巡撫楊魁 摺奏一件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 咨一件  
江西等處地方兼管河務世襲騎都尉薩

李東獻等供詞一件

陳希聖誣告鄧謙收藏禁書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

湖南巡撫李湖摺奏二件

黃檢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案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起四十五年三月止

上諭六件

軍機處摺奏三件

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摺奏二件

福建巡撫黃檢摺奏一件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 楊景素摺奏二件

大理寺卿尹嘉銓摺奏一件

兩江總督薩載摺奏一件

安徽布政使農起摺奏一件

湖南鎮筵鎮總兵官黃模摺奏一件

山東巡撫國泰摺奏一件

山西巡撫雅德摺奏一件

智天豹編造本朝萬年書案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起本年五月止

直隸布政使單功擢摺奏一件

大學士于敏中等摺奏二件

旨一件

軍機處摺奏一件

石卓槐芥圃詩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月起四十五年五月止

湖北巡撫鄭大進摺奏二件

湖廣總督富勒渾摺奏一件  
湖北巡撫鄭大進

旨一件

祝廷諍續三字經案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起四十五年八月止

江西巡撫郝碩摺奏二件 附清單一件

艾家鑑試卷書寫條陳案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起本年十一月止

湖北巡撫鄭大進摺奏二件

艾家鑑試卷一件

...

...

...

軍機處錄奏一件

官...

大學士于海中等附奏二件

直隸亦延賓軍機處附奏一件

督天保謹奏本陣萬壽書案 乾隆十四年四月以本年正月五

山西游蕩懲罰附奏一件

山東游蕩懲罰附奏一件

湖南嚴革賭博與官黃對附奏一件

劉翱供狀案

顏希深奏劉翱呈繳悖逆書本摺

繳回硃批檔

兵部侍郎臣顏希深跪奏爲奏聞事本年五月初四日有安化縣民劉翱赴臣衙門稟呈供狀書一本臣見其形跡詭異當卽率同在省司道訊據供稱我安化縣人住居歸化鄉地方今年八十六歲兒子名劉會海孫子大的叫起盛年二十三歲次的叫選成年十七歲都在家裡我自幼窮苦攻書沒得成就這書本是自己陸續集的前年叫姪子劉維經抄謄這姪子去年十一月內病故雍正年間曾將這書在吳學院前呈過沒收乾隆四年呈懇安化力知縣詳達批駁乾隆十年又在蔣撫院前繳過蒙逐條指駁如今因聞各處呈繳遺書故此到省城來呈繳等語查驗其人衰憊龍鍾兩耳重聽當卽委員至該犯省寓搜查並無別項字跡什物臣調查乾隆十年前撫臣蔣溥任內批駁原案相符復與司道將書本公同細核其中字句多有悖逆之處查劉翱以一介小民輒敢妄談國政已屬狂誕且捏造聖祖仁皇帝諭陳鵬年之諭旨並妄論世宗憲皇帝由藩邸纘承大統之語毫無忌憚其指斥呂留良曾靜唐孫鏞之處又係從

何考據書尾所稱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居心更不可問似茲不法之徒喪心病狂實堪髮指且恐另有悖逆字跡及主使幫著之人非徹底究明重治其罪不足以遏邪說而正人心除一面飭委長沙府知府蔣曾忻硃批此人是何處人率同試用知縣汪朝鑾馳赴該犯原籍家中逐細搜查提同犯屬地保一并拿解來省逐一嚴審究明有無幫著夥黨並是否劉維經抄謄曾否病故徹底根究另行從重定擬具奏外所有該犯劉翱呈出書本緣由臣謹會同湖廣督臣三寶先行繕摺恭奏並將原本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初八日硃批已有旨了

申飭顏希深辦事不精細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顏希深奏有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一本見其形踪詭異當即率同司道訊供據稱乾隆十年曾在蔣撫院前繳過蒙逐件指駁今聞各處呈繳遺書故來呈繳隨飭委長沙知府蔣曾忻等馳赴該犯原籍家中搜查有無悖逆字跡另行從重定擬等語顏希深所辦未爲

得當此等狂誕之徒敢妄談朝政卽此外別無不法字跡亦當予以外譴不可復留內地滋事從前蔣溥任內於該犯呈遞此書時不即究治轉爲逐條批駁本屬錯誤但蔣溥業經身故毋庸追咎已往至顏希深派員往該犯家內搜查有無不法字跡亦以爲蔣溥前此辦理之非自應選派別籍不同姓大員馳往查辦湖南通屬九府豈無可派之員乃令長沙府知府蔣曾忻前往該府係蘇州吳縣人與蔣溥同府同姓安知其不爲迴護亦豈可不避嫌疑顏希深辦事何不精細若此顏希深著傳旨申飭仍將查辦定擬緣由卽行覆奏並諭三寶知之欽此

將劉翱發遣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前據顏希深奏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現在查辦一摺因其委員未妥已傳旨申飭矣此等狂誕之徒妄生議論其平日之不能安分可知卽查無不法字跡亦當予以外譴不可復留內地滋事計李湖此時應蒞湖南新任顏希深自卽交代進京所有劉翱一案卽應

李湖接辦著傳諭李湖審擬此案時如查其家別無悖逆書籍即將該犯發遣烏嚙木齊等處以示懲儆不得因其年已八旬稍爲姑息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李湖奏改委再向劉韜家中搜查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欽奉諭旨查辦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顏希深奏安化縣民劉韜稟呈供狀書本云云見本案本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查此案臣於六月初二日到任接准前撫臣顏希深移交卷宗臣逐一檢閱原委之長沙府知府蔣曾忻帶同試用知縣王朝鑾先於五月初六日馳赴安化縣歸化鄉劉韜家中徹底搜查並無別項不法字蹟所存書籍均係四書五經雜文等類其抄謄供本之劉維經實於上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即在伊家起出劉韜給抄底稿與所呈原本相符并將犯屬地保解省候訊等情在案臣正在提犯親訊間茲欽奉諭旨以搜查之蔣曾忻與從前辦理錯誤之蔣溥同府同姓難

保不爲迴護仰見聖明鑒照無微不至臣接奉廷寄遵即另委因公來省之衡永郴桂道汪新星夜馳往劉韜家中再加詳細搜查並令就近訊究有無同著夥黨代爲隱匿情弊一面率同兩司提出劉韜親加查驗該犯老邁龍鐘兩耳重聽應對糊塗隨將供狀情事悉心細訊據稱書集實係雍正年間自作並無同著之人從前呈獻希圖錄用今聞查繳遺書故將原本呈出並無別情亦無另有不法字跡等語查劉韜一介小民膽敢妄生議論上干國政其平日不能安分已可概見俟委員汪新查覆到日率同司道再加嚴究從重辦理斷不敢因其年逾八旬稍事姑息所有現在奉到諭旨查辦緣由理合恭摺先行覆奏伏乞聖主睿鑒再事關四百里傳諭之件是以由驛馳送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顏希深奏辦理劉韜逆書案摺

繳回硃批檔

兵部侍郎臣顏希深謹奏爲遵旨覆奏事竊臣於六月初四日自湖南省城起

程十一日行抵湖北武昌地方值賚摺差弁回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奉上諭顏希深奏有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一本見其形蹤詭異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臣跪讀之下悚惶無地遵查此案該犯劉翱籍居長沙府屬安化縣當呈繳原書時臣閱其逞臆妄談悖謬種種誠恐此外尙藏有不法字跡并恐該犯家中聞信將不法字跡私行銷燬是以就近卽委長沙府知府蔣曾忻帶同候補知縣汪朝鑾星赴搜查彼時並不籌及蔣曾忻與前任撫臣蔣溥係同府同姓之人辦理不免迴護有應避嫌疑之處茲蒙聖明指示如夢方覺臣之蠱踈庸昧實無辭自解至此案已據蔣曾忻等將該犯劉翱家中一切字跡並前撫臣蔣溥原發批駁告示一併起獲呈送臣逐細檢點不過庸陋文詞及親友往來書札尙無另有不法字跡臣當飭發各司道詳加覆核並令拘齊該犯一千親屬到案委員審擬正在錄供詳報適新任撫臣李湖於六月初二日到省接印臣隨將此案原委詳晰備述移交接辦所有臣辦理劉翱一案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硃批覽

李湖奏查繳劉翱藏書及審擬情形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遵旨審擬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五月二十六日奉上諭前據顏希深奏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云云見本案二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到任後接准前撫臣顏希深移交此案遵即另委因公來省籍隸浙江之衡永郴桂道汪新前往安化縣劉翱家中覆查研究實無另有悖逆不法字蹟亦無知情共編之人臣隨率同司道提犯再加訊究並查其供狀本內所列各條俱係妄干國政已屬狂誕至供狀後幅添列因奉旨查繳關礙忌諱之書該犯輒稱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願發部律擬重罪甘心詰其是何意見據稱聞皇上諭令繳毀違礙藏書自必心疑士民議論伊故備述前情少釋聖疑冀免查繳等語尤爲不法雖現在搜查其家別無悖逆書籍但卽據該犯稟呈供狀訊問供情前後狂誕情節實屬法無可貸竊思明刑所以弼教除莠乃可安良臣蒞任湖南視事甫及兩

旬留心體察該省民俗刁悍囂斷成風士習澆漓冠履不辨凡稍識之無之人  
句讀未明動輒掉弄筆墨冒上無等錮習相沿恬不爲怪若非申明國憲示以  
創懲俾咸知警改必致舊染日深罔知大義殊與風俗人心所關非細除將劉  
鞞一犯照律審擬斬決另摺奏請聖裁外所有臣查辦審擬緣由理合恭摺覆  
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硃批知道了

李湖奏劉鞞私編供狀律應斬決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安化縣民劉鞞稟呈供狀書本一  
案當經前撫臣顏希深繕摺奏聞並將原書恭呈御覽臣到任後接准移交卷  
宗先經前撫臣委長沙府知府蔣曾斡帶同試用知縣王朝鑾馳赴劉鞞家中  
查無別項不法字蹟其代抄供本之劉維經實於上年十一月三十日病故即  
在伊家起出劉鞞給抄底稿與所呈原本相符并將犯屬地保解省候訊等情  
臣誠恐該府縣等搜查尙有未盡之處又經另委因公來省籍隸浙江之衡永  
郴桂道汪新晷夜馳往劉鞞家中再加詳細搜查並令就近訊究有無同編夥

黨代爲隱匿情弊臣一面訊取劉翱親供先行覆奏在案茲據該道汪新稟稱於六月初八日戌刻到安化縣即於初九日率同該署縣詹斌馳赴離城七十里之山口劉翱家中徹底搜查實無悖逆不法字蹟傳集該戶族親鄰人等審訊劉翱平日性情暴戾行事乖張爲鄉黨所共惡不與往來並無同編夥黨亦無代隱不法字蹟自干罪戾等語稟覆前來臣率同司道提犯研訊緣劉翱讀書未成粗知文義雍正年間因聞諭旨令大小臣工條陳利弊劉翱輒思條議地方時事呈請本省官員轉奏希冀邀恩錄用於雍正八九年採訪本省現辦事件謬參己見妄議更張又將故老傳述之言已經發覺辦過之案該犯擅自記錄逞臆狂談編集成書名爲供狀於雍正十三年至長沙省城欲赴學政衙門投遞因學政丁憂未遞乾隆四年赴安化縣稟請轉呈經該縣力暄春批飭發還乾隆十年二月又將書本稟呈前撫臣蔣溥當經逐條指駁示諭此後歛跡多年鄉居株守至四十一年聽聞欽奉諭旨查繳遺書復思呈獻將原存舊本添入前撫臣蔣溥駁語又因查書聖諭內凡有關碍忌諱之書概令繳毀該犯於供狀後添入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者何代無之又云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願發部律擬重罪甘心等語倩令同姓不宗之劉維經在家謄寫於四十三年自家起程假稱赴益陽就醫治病令工人張四挑負行李至省於五月初四日赴前撫臣顏希深衙門稟呈當即拿究查辦臣因供狀內議改各條均係遠年舊事或已有成例或另定章程今復行呈出意欲何爲至所指官吏藉事婪贓有何憑據並究其有無同編之人此外有何不法字蹟存留何處再三駁詰據供從前呈遞供狀原有邀恩妄念今年已衰邁并無他望因編集是書曾費數年心力其中或有可採亦未可定不甘埋沒借查繳遺書因由又赴呈繳本內各條實係遠年舊事所稱官吏婪索係從前得自傳聞並無確據此書實伊一人所編並無同謀此外並無存留不法字蹟臣又詰其書尾後幅新添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不揣狂妄願發部律擬重罪甘心等語是何意見據稱因聞皇上查繳違礙藏書自必心疑士民妄生議論故備述我朝聖聖相承恩深百姓縱有味心狂筆何忍存留少釋聖主之疑冀免查繳甘冒重罪律擬甘心這便是不得已之鳴等語臣伏思我皇上查繳違礙書籍原因無識

之徒妄肆著述所以遏邪說而正人心該犯以一介小民不知安分守己從前私編供狀妄干朝政已屬狂誕今又以查繳禁書妄揣聖意甘冒重罪陳詞冀免查繳更屬不法雖查其家別無悖逆書籍亦無同編之人似此狂誕不法之徒若不明正典刑不足以儆囂訟而懲錮習劉韜應照妄布邪言爲首斬決例請旨即行正法并將該犯犯事經過緣由遍諭通省士民以昭炯戒代抄供狀之劉維經已經病故應毋庸議親屬人等均屬鄉農不知文義審無知情同謀應與無干人等概予省釋稿本案結銷毀前任安化縣知縣力暄春於該犯呈繳書本不行詳究辦理輕縱咎無可辭該員籍隸福建久經參革回籍應咨閩省查辦所有審辦緣由臣謹會同湖廣總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德保奏玩縱劉韜之力暄春病故摺

繳回硃批檔

署理福建巡撫臣德保謹奏爲奏聞事竊照本年七月初九日接准湖南巡撫

臣李湖咨開安化縣民劉翱稟呈供狀書本語多狂誕訊據該犯供稱此書曾於乾隆四年赴前任安化縣稟請轉呈經該縣力暄春批飭發還等語查力暄春福建永福縣人久經參革回籍除恭摺具奏外移查訊明力暄春因何不行詳辦查明核辦等因咨移到臣當即飛行按察司會同布政司立飭該府縣拘提查辦去後茲據藩臬兩司轉據攝理福州府事鹽法道陳淮詳稱查力暄春久已遷居省城業於乾隆三十四年身故隨提力暄春之子力紹宗并保族隣佑人等查訊據力紹宗供稱伊父力暄春於乾隆四年選授安化縣知縣乾隆七年參革回籍於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病故現在浮厝北關外梅柳地方尙未下葬前在安化縣任時止有伊兄力大寅隨任年僅六歲力紹宗尙未生育劉翱呈遞書本因何不行詳辦實不知情力大寅已外出漳州生理等語質之保族隣佑供亦相符隨帶同力紹宗前赴梅柳地方勘驗該處浮厝棺柩一口刊有名號傳訊山隣人等僉供實係力暄春之柩取結具詳到臣臣復親提力紹宗等覆審無異查力暄春於劉翱呈遞狂誕書本並不詳辦實屬玩縱今力暄春業於乾隆三十四年身故其前任安化縣時伊子力大寅年尙幼穉力

紹宗尙未生育均不知力暄春不行詳辦情事似非狡飾除咨覆湖南撫臣外  
臣謹恭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三十日硃批覽

分而為之實與外已至土... 漢四十三年十月... 漢書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漢書卷之...

黎大本私刻資孝集案

李湖奏查辦黎大本案緣由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竊臣到任後接准前撫臣顏希深移交臨湘縣民婦黎李氏呈控監生黎大本私刻資孝集語多僭越並指告黎大本父子平日在鄉武斷滋事各條等情當委岳州府親往搜起書本板片提犯赴省審辦嗣據岳州府知府鳳翔稟稱親往伊家查無別項違悖字跡將起獲資孝集書本板片並獲得失圖本先行解省因人犯衆多俟提齊續解等語未及審辦移交到臣臣檢查卷內又有縣民楊垂簡亦以前事赴湖廣督臣處具呈並粘連沈唐遜先在該縣投遞呈稿五月二十六日准湖廣督臣三寶咨移以此案南省發覺在前板片已起應仍歸南省查辦等因各在案臣查閱得失圖係刊載坟山圖形碑記資孝集係黎大本爲母八十生辰親族撰作詩文稱賀細核集中語句將黎大本之母比之姬姜太妣文母黎道魁跋內則稱爲女中堯舜其他擬不於倫謬妄千分之處尙多而向春錦詩內膽敢干犯聖祖仁皇帝廟諱上一字尤爲狂悖不法現在飛飭岳州府迅速提齊有名各

犯親押來省率同司道徹底根究從重定擬具奏外所有臣接交查辦緣由謹會同湖廣督臣三寶繕摺具奏起出集圖二本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硃批覽欽此

三寶等奏宣布諭旨摺

繳回硃批檔

湖廣總督臣三寶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遵旨宣諭恭摺覆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亥刻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湖南巡撫李湖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據李湖奏臨湘縣民婦黎李氏呈控監生黎大本私刻資孝集語多僭越又查出所作得失圖刊載墳山圖形碑記現飭提齊有名各犯親押赴省徹底根究從重定擬等語並將圖集進呈朕詳加披閱資孝集中衆人所作詩文將伊母比之姬姜太妣文母皆係迂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與今年巴延三所奏舉人王爾揚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樣者彷彿相似並非狂悖不法如王錫侯之顯肆悖逆者可比本可無庸深究尤不

宜概行提問株累多人但須訊明黎大本平日武斷滋事各款如果屬實亦止須照現辦劉韜之案問擬外遣已足蔽辜所有該犯親屬及集內有名之人俱不必提究仍將朕旨出示宣諭俾衆共曉且令庸陋無識之徒此後行文各知檢點毋再故犯干咎將此由四百里傳諭李湖併令三寶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等跪聆聖訓仰見我皇上矜恤顯蒙網開三面之至意遵將該犯親屬及集內有名之人概行省釋恭錄恩旨刊布謄黃頒發北南兩省各屬張貼曉諭咸使週知並責成各學教官宣諭士民此後行文務留心檢點毋得再有干犯各犯屬環聽之下不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歡呼雷動凡屬士民無不頌揚聖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其黎李氏呈控黎大本武斷滋事各款臣李湖率同兩司審訊因黎大本被竊驟頭囑捕王恩誣扳黎興洪楊垂簡爲賊黎興洪忿恨不甘途遇黎大本之孫黎景雲攜肉經過掌擊奪肉黎景雲歸告其父黎道魁欲投明戶保控究黎興洪之妻李氏聞知前往爭鬧致被斥辱忿激投塘有七歲養媳劉女牽衣同行帶跌落水溺斃李氏遇救得生等情內有續供出要證何老六何丙必須提審方可定案現俟提到審明按擬另奏外所有欽

奉諭旨出示宣諭緣由理合恭摺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九日硃批似此無甚緊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馳驛汝何尙不解事若此

李湖奏遵旨審擬黎大本等摺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遵旨審擬具奏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亥刻承准大學士公阿桂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據李湖奏臨湘縣民婦黎李氏呈控監生黎大本私刻資孝集云云見本案

一頁 欽此寄信到臣當將該犯親屬及集內有名人等概行省釋恭錄恩旨刊布謄黃頒發各屬張貼曉諭咸使週知外其黎李氏呈控黎大本武斷滋事各款臣率同兩司審訊因供出要證何老六何丙未到當即飛檄行提並將俟提到審明按擬緣由恭摺具奏在案茲據署臨湘縣知縣汪朝鑾申稱何老六何丙久經外出屢緝無獲等語未便久羈奏案隨即提集現犯率同兼署布政司事按察使塔琦署長沙府事寶慶府同知王用鏜逐加研訊緣黎大本爲人粗鄙驕縱性復慳吝刻薄成家親鄰多怨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被竊

騾一頭報縣差役王恩查緝八月初十日該役在附近官莊圍地方緝獲另案  
偷豬賊犯何老六經黎大本聞知邀王恩至家查看竊踪并託緝訪許俟獲贓  
酬錢三千文王恩詢及附近有無匪類黎大本即將族叔黎興洪曾於三十五  
年竊穀查獲經官責懲有案又因前騙此騾之蒲圻縣人王永太寄寓楊垂簡  
家而楊垂簡即黎興洪表兄二人均屬可疑囑令拿送到官究追騾頭自有下  
落其時何老六在旁聽聞王恩先將黎興洪拘執詢問不認詰其有無可疑之  
人黎興洪畏懼拷打混以何丙姓名抵塞王恩復以尙有楊姓究詰黎興洪歷  
指楊姓數人均稱非是迨後指出楊垂簡之名王恩始以爲然當將黎興洪送  
縣該署縣張應桐審訊不認王恩稟稱黎興洪曾指何丙楊垂簡之名該署縣  
票喚二人到案審無竊騾證據惟何老六竊豬屬實當將何老六杖責發落以  
王恩不應妄拿黎興洪等滿杖革役將黎興洪楊垂簡等釋放黎大本以王恩  
因事連累贈錢四百文所許謝錢并未給與黎興洪釋後何老六告知係黎大  
本囑捕誣扳情事心懷忿恨九月初六日黎大本幼孫黎景雲由平水舖買提  
猪肉途遇黎興洪觸嫌斥責黎景雲回詈黎興洪掌擊奪肉而去黎景雲歸家

哭告其父黎道魁往投戶保聲言以攔途打搶報告黎興洪之妻李氏聞知畏懼帶同七歲幼媳劉女赴黎大本家爭阻求免報官其時黎大本父子俱未在家被黎大本之妻李氏辱罵黎李氏被罵不甘又懼伊夫到官獲罪忿激投塘並將牽衣隨行之劉女帶跌落水黎李氏遇救得生劉女滾入深處溺死黎興洪歸家詢知報縣驗訊通詳飭審時有縣民沈唐遜因乾隆四十年黎大本母壽徵詩時曾送詩致祝句含譏誚黎大本見而扯毀沈唐遜忿怒於四十二年八月內見其彙刊資孝集引典僭妄呈縣首告黎大本畏懼有親戚陳漢章黎光漢代爲說和黎大本出給銀六十兩欲沈唐遜赴縣投遞息結沈唐遜騙得銀兩並未投息迨後沈唐遜謝給陳漢章銀二兩錢二千文黎光漢有事先回未經給謝楊垂簡因啣黎大本囑捕誣拿之讐本年正月內聞知其事商同黎李氏先後赴督撫兩衙門出首再三研鞫此外並無別有武斷不法情事查黎大本失竊驟頭既經報官應聽緝拿乃以疑竊囑捕妄拿究追已屬生事擾害至劉女雖因黎李氏投塘帶跌溺死但該氏因求免報官不遂即至情急拼命則黎大本平日勢壓鄉里已可概見似此惡棍不容留內地黎大本合依惡

棍生事擾害良人發遣例革去監生改發烏魯木齊等處安置捕役王恩雖審無私拷索詐情事但聽從黎大本指使誣拿情殊可惡滿杖革役未足蔽辜應減黎大本遣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沈唐遜以首告資孝集爲由嚇取黎大本九五平色銀六十兩折實庫紋五十四兩一錢五分合依恐嚇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律竊盜贓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加一等應杖七十徒一年半陳漢章黎光漢原因親戚代爲說和並未通同嚇詐俱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黎道魁因伊子被奪猪肉投明戶保理論所稱告官尙無實事且未與黎李氏會面審無凌逼別情應請免議各犯所得贓銀謝禮俱照追入官餘屬無干概予省釋何老六等免其提質竊失騾頭緝獲另結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會同湖廣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神宗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民二十六日

母三寶恭齋具奏民婦身單恭呈問刑為乞皇上聖鑒竊案神宗四十三年  
驛同卷六等案其對黃家犬雞前歸遺民謀復官審擬由縣合會同隨隨曾  
審那對黃限離刑罰等籍各罪刑皆屬難擬數身照舊入官無罪據于籍于書  
意因明于對查察肉焚即刑對野歸刑等官會辦實事且未與案律及會同  
萬筆案黃黃因縣城乃為籍保並天賦同種刑具照不期重刑於人十案能  
益歸賦一筆案詳益歸五十兩對六十對一筆賦一筆對對子十對一筆半賦  
庚正平各處六十兩詳實車賦五十四兩一錢正合合為惡種取情親郭陳  
謝樂大本應罪一筆對一百對三平對惡惡則首告資奉案由神宗案大本  
無罪案案刑詳車由縣發案大本詳刑應案將刑而意高對草對未至為草謝  
謝坐車對書與人無罪附革去過主交結亂營木齊等案支置刑對王恩照律

陶煊張燦同輯國朝詩的案

李湖奏查辦違悖詩集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查辦違悖詩集據實奏聞事竊照湖南省查繳違碍書籍臣於本年六月到任後據該司道等將節次委員查訪繳到各書共八百八十餘部呈送經臣奏明解交軍機處進呈銷燬去後嗣恐委員查辦難周今各屬於地方紳士中慎選數人添派分查會同督臣三寶具奏在案茲據布政使陳用敷按察使塔琦驛鹽道紀淑曾會稟據試用訓導劉日查繳違碍各書內有本省人刊刻國朝詩的一本註係長沙陶煊奉長選同里張燦豈石同輯載有應禁之屈大均等詩句在內因僅止一本無憑查閱當即密飭署長沙府知府王用鐸查得陶煊係寧鄉縣人張燦係湘潭縣人府縣志內載陶煊選有國朝詩的及唐律分註二種隨委該署府馳往寧鄉縣率同知縣楊璉教諭謝廷獻查明陶煊係監生於雍正六年身故親至陶煊家中追據伊子監生陶士儻呈出不全詩的二十六本板片一千二百八十三塊殘缺板一十五塊尙缺少二十六塊係選刻各省人詩並有陶煊自著石谿詩鈔張燦自著石漁詩鈔

在內又據呈出伊曾祖陶汝鼐所著榮木堂集二本其板片原存伊分居堂弟陶士倫家因年久殘缺燒燬又繳出唐律分註二本廣輿記一部共十二本此外遍搜並無別項違碍書籍其唐律分註板片據供賣與省城二酉堂書店提訊監生陶士倫供認榮木堂集板片屬實並據教諭謝廷獻訪據監生鄧命雲呈出不全詩的二十二本生員饒光裕呈出榮木堂集四本先將各書並板片同陶士儉陶士倫委員解省即馳赴湘潭縣率同知縣白璟查明張燦曾任大理少卿乾隆十八年身故親至伊家搜查除尋常各項經史書文及零星詩紙冊頁外並無存留詩的及石漁詩鈔原本亦無別項違碍之書當將伊子告病捐納通判張之灃解省並赴二酉堂書店起出唐律分註板片同各書一并齎司當將不全詩的各本湊成一全部三十二本會同查閱榮木堂集與詩的二書其中或隱含怨謗或顯肆狂悖卽陶煊自著石谿詩鈔亦有不法字句雖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孫並不早行呈繳卽難稍爲寬縱至故官張燦旣與陶煊列名同輯其子張之灃現係職官何致家無遺稿應請嚴參究擬除起獲唐律分註查無違碍並應禁之廣輿記存局彙繳外理合將詩的等書呈送核辦等

情到臣臣恐查有未盡復委驛鹽道紀淑曾前赴寧鄉縣並委因公在省之衡  
水道汪新前往湘潭縣再行詳查嗣據該二道覆稱馳赴陶煊張燦二家詳悉  
確查實無另有存匿遺稿及別項違碍書籍申覆前來臣督同提犯嚴訊據陶  
士儉供曾祖陶汝鼐係明末翰林康熙二十二年身故伊父陶煊雍正六年身  
故其榮木堂集板片原存堂弟陶士倫家中因年久殘缺燒燬唐律分註板片  
乾隆二十五年賣給省城二酉堂書店詩的書板係伊父在江南刊刻帶回堆  
放磨房因篇頁繁多從不刷印亦無人檢點以致殘缺父故後家貧務農父祖  
遺書從未查看不知有無違碍今府縣到家指名追起隨將不全書板並曾祖  
遺書一並繳出並非有心隱匿據陶士倫供那榮木堂集書板因年久搬移散  
失甚多留存無用又恐書中或有違碍劈碎燒燬是實據張之灃供伊父張燦  
由舉人選授知縣歷陞大理寺少卿乾隆十八年身故從前有無與陶煊同輯  
伊尙幼穉實不知情伊父遺書無多於乾隆三十三年因親戚謝濟世在廣西  
刻書事犯其子寄住伊家行文委員到來將所存書籍俱搜解赴粵家中實無  
石漁詩鈔全稿及詩的全集遺留並無隱匿的事等語查陶汝鼐雖係勝國頑

民其在我朝食毛踐土經四十年之久詩中語含怨懟已屬不法至陶煊所選詩集在康熙六十年間內將逆犯呂留良屈大均等詩並此外諸人譏刺狂悖詩句摭摭入選其自著詩鈔亦多悖謬之處雖本人俱已身故但其子孫於奉文查繳之初并不早爲呈首迨今指名行查始據繳出豈容以不知推諉至張燦旣與陶煊同輯且將自著石漁詩鈔纂入集內何以家中轉無存稿應請旨將伊子告病在籍通判張之還革去職銜以便與咨革監生陶士儉陶士倫一併切實嚴究分別定擬除現將各書名通行所屬並分咨各省一體查繳外至詩的內所選各省譏刺狂悖作詩之人有無專集刊布均應一併咨明該督撫就近分別查繳究辦務期銷燬淨盡杜邪說而正人心再照湖南士習浮誇妄矜著述凡有撰輯之書輒列名刊入府縣志以圖標榜如現在呈繳之詩的及榮木堂集各書名俱刻入府縣志內從前辦理之初未經按志指查實屬疎略臣現經率同司道檢齊通省府州縣志書內刊載本朝同歷代所著書集名目凡係從前未經呈繳者俱彙單抄發該州縣飭令照單查繳解省添派委悉心校閱如其中實有足備四庫採擇之書卽將原帙解送京局聽候節取若核有

悖謬不法之處即分別應燬應究奏明辦理倘後嗣乏人原書散失即取具族  
隣甘結備案似此指名搜羅雖不敢期於全獲但較之委員泛查稍爲切實且  
通省士民近復荷蒙恩旨寬以二年之限准其呈繳免罪自不致再有觀望顧  
慮而大小臣工祇遵欽限照單指查亦不患其隱匿遺漏矣所有臣等現在查  
出違悖詩集分別辦理緣由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先將繳到  
詩的榮木堂各書本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其起存詩的板俟定案後解京銷燬  
伏祈皇上睿鑒再此案事關要件是以由三百里驛遞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  
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李湖奏查出陶煊選詩摺

軍機處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竊臣荷蒙恩准赴京陛見正擬封印前起程茲據各司  
道查出陶煊所選詩集語多狂悖現在奏明審辦容俟此案審定後即行起程  
理合附摺奏聞仰祈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硃批覽欽  
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據湖南巡撫李湖搜出明末翰林陶汝鼐榮木堂集及其孫陶煊同張燦所選國朝詩的等書共三十八本奉旨令臣等覆核臣等詳加檢閱查陶汝鼐係明崇禎癸酉科舉人後授檢討似在福王時及入國朝未經出仕年至八十有餘又其詩序有自稱貧衲語似曾爲僧但無考據蓋亦屈大均等之流至國朝詩的係伊孫陶煊與張燦同選於康熙六十年刊刻所選詩自國初至康熙年間人如錢謙益屈大均等語詩皆經選入其字句亦有違碍之處謹將所有違碍詩句逐一簽出恭呈御覽又據江西巡撫郝碩查獲江西南昌人黎祖功所著不已集又黎祖功之父黎元寬所著進賢堂集等書奉旨交臣等覆閱臣等查黎元寬係明崇禎戊辰科進士伊子黎祖功年十七即爲盜所殺並無後嗣其所著進賢堂集不已集均有違碍語句謹將原書繳進銷燬仍行文各省撫一體飭禁至此案前據李湖奏到時臣等面奉諭旨俟將各書檢閱進呈後再將此案作何辦理之處諭飭李湖遵照謹將李湖原摺抄錄進呈恭候訓示以便

擬寫諭旨呈覽謹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陶士儻等免其治罪旨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陶汝鼐黎元寬所刻詩集各種雖俱有違悖語句但其人係明季科目在本朝未經出仕至陶煊張燦選刻國朝詩的將錢謙益屈大均等詩選入尙在未曾查禁以前本人久已身故其子孫亦無另行刊刻之事均非徐述夔一案可比所有各項書籍自應一體行查銷燬至陶汝鼐之曾孫陶士儻陶士倫張燦之子張之還俱著加恩免其治罪欽此

此論之曾將謝士對諸士論遊樂之事雖之豈其善而思及其所舉雖此  
亦代陳之事非翁德變一家而此則有各即書書白書一書亦書後始至  
猶猶益風大以善播影人仰亦未曾查察及前本人久已畏婦其子將亦無  
暫臨時日其人用與李時日亦本時未查出廿至國重更與與陳陳福國  
陳國四千四百五員二十七日奉旨謝意蕭聖元寶祖應福東各書冊助會  
謝士參善及其尚美官

德意備言是寶善寶謝西平西五民二十七日

李麟虬峯集案

薩載等奏查出李麟詩集並審擬摺

軍機處檔

繳回硃批檔

兩江總督臣薩載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爲查出故犯悖逆詩集恭摺奏繳事  
案據揚州府興化縣知縣多澤厚稟稱奉文設局收繳違碍禁書據局書沈殿  
三購得虬峯文集一部計十四本係國初人李麟所著檢閱集中詩句狂悖甚  
多查其世系稱是明季宰相李春芳之後當卽密調李氏族譜并拘集族房李  
東獻李嵩山李本源等到案查訊各供李麟一支久經故絕傳聞其先徙居揚  
州故後有虬峯集刊刻板片送至祠堂存貯因無後人經管其原板被看守祠  
堂已故之李賡萬劈作柴薪燒燬隨卽飛詣該祠查出虬峯集原板一塊兩面  
刊刻刷出第五卷三十九四十四兩頁核對與原書相符復又親詣李東獻等家  
逐一搜查並無書籍板片存留合將原書稟解等情前來臣等查閱集內不特  
序論俱有觸碍其編造詩句內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又日有明兮自東  
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等語皆係繫懷勝國望明復  
興顯屬悖逆又贈人序內有予淪落不偶避地于此布袍幅巾行市上又白頭

孫子舊遺民報國文章積等身瞻拜墓前顏不媿布袍寬袖浩然巾之句該犯係本朝人乃不遵奉本朝制度膽敢巾服終身尤屬大逆不道其他語意悖謬之處甚多臣等披閱之下不勝髮指雖其人已死但是否並無後嗣有無家產遺存其墳墓葬於何處虬峯集板片果否燒燬僅存一塊并查集內該犯自述尙有楚吟集外集虬峯雜述讀易臆譚等書均應一體查辦當經飛飭江寧布政使并飭揚州府督率興化甘泉等縣切實查明辦理並將宗譜同應訊人等一併解勘去後茲據該府縣查明李麟實係故絕無嗣並無家產遺存其墳墓葬於甘泉縣何家墩虬峯集板片實已燒燬無存楚吟集等書訊之族人李東獻等皆未見過現在遍加搜查合將李姓家譜同李東獻等一併解勘等情臣等查譜載李麟號虬峯歲貢生生於崇禎甲戌年四月初七日至本朝康熙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卒存年七十七歲葬揚州何家墩無嗣等語隨提該族人等到案督同司道逐一研訊據李東獻等供稱李麟本支無後者居多因無親房可繼亦無家產遺存是以未經立嗣其在興化窮苦無聊徙居揚州教書度日所作虬峯集不知在揚何人與伊刊刻刷印族中並無存留所有書板亦不

知何人何時送至興化祠堂存貯伊等族人從未取閱以致看祠之李賡萬認爲無用之物日逐劈作柴薪燒燬止存原板一塊業已查出至李麟有無另著楚吟集等書伊等並未見過其生前曾否刊板亦不知情死後何人代爲營葬事隔七十餘年亦無從供指質訊李賡萬之弟李舒萬并族人李從高李培國僉稱乾隆十六年間李從高之父李漢碧李培國之父李仁昌輪管祠堂見李賡萬燒燬貯祠書板因不知書內有悖逆語句曾鳴族衆將李賡萬斥逐委係實情至購繳虬峯集來歷訊係收買舊書爲業之徐京國向不知姓名人買來轉賣與局書沈殿三繳縣并非李姓族人出售臣等查虬峯集一書既有刊板自必傳佈李姓族人豈竟無一部呈繳而楚吟集等書旣據李麟于集內叙出自必實有其書恐李東獻等故爲隱匿不首再三究詰堅稱本族人家已經本縣親自逐一搜查並無存留此書其楚吟集等書雖李麟集內自行叙出但伊等實未見過并稱李麟所著之書旣有悖逆何敢隱匿自取重罪等語矢供不移至李麟死後無嗣譜內已經載明并查集內該犯自作無兒嘆有嘆彼螟蛉子蝶羸負何爲徒爾勞教誨式穀豈侶之等句該犯不特無子亦未立繼似屬

可信查李麟生於明末崇禎甲戌當勝朝鼎革之時年僅十一歲其在本朝食毛踐土已六十餘年且身爲歲貢生乃於集內肆其狂悖甚有繫懷勝國待明重興之意且布袍幅巾不遵本朝制度大逆不道至此已極雖該犯已服冥誅并絕其後以彰報應但國法未伸無以示儆應將李麟照大逆凌遲律剉碎其屍梟首示衆以彰國法而快人心訊明無干之李東獻等概行省釋李麟並無後嗣亦無家產應毋庸議其墳墓已飭甘泉縣封固差役看守虬峯集同楚吟集等書應通飭各屬逐加搜查盡數解繳以絕根株并咨會各省督撫轉飭所屬一體蒐羅毋使稍有遺留除將書板一塊解送軍機處銷燬外謹將查出故犯逆詩并審擬緣由繕摺具奏其集內悖妄之處逐一粘簽並錄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奉硃知道了欽此

薩載解送奏稿供單書板咨

軍機處檔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兼管河務世襲騎都

尉薩爲咨明事竊照興化縣稟繳故犯李麟所著虬峰集一案經本督部堂親加查閱內多悖逆語句隨提該犯族人李東獻等訊明李麟絕後無嗣所刊書板乾隆十六年間被看守祠堂之李賡萬燒燬僅存原板一塊現將審擬緣由恭摺具奏並聲明原一板塊解送軍機處銷燬外所有奏稿供單並書板一塊相應咨送爲此咨呈軍機處中堂大人請煩查照施行須至咨呈者計咨送虬峯集板一塊奏稿供單一本右咨呈軍機處中堂大人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

李東獻等供詞 軍機處檔

據李東獻李嵩山李本源同供監生們是興化縣人與李麟同宗無服李麟本支無後居多李麟死後因無親房可繼亦無家產遺存是以未經立嗣他在興化窮苦無聊遷居揚州教書度日所著虬峯集不知在揚州何人與他刊刻刷印族中並無存留所有書板也不知何人何時送至興化祠堂內存貯監生們從未取閱乾隆十六年有族人李賡萬在祠堂看守香火他只知道這書板是無

用的日逐劈作柴薪燒燬被族人李漢碧李仁昌看見鳴知族衆要把他處治  
當有李賡萬的胞弟李舒萬求寬止將李賡萬斥逐僅存原板一塊捺在神櫃  
內是本縣到祠堂裡尋出來的監生及本族各家俱經本縣搜過並無存留李  
麟所著書集李麟有無另著楚吟集等書監生們並未見過他生前曾否刊刻  
亦不知情死後葬在甘泉縣何家墩但不知何人代爲營葬事隔七十餘載無  
從供證是實

又詰據同供監生們本族人家已經本縣親自逐一搜查並無存留此書那楚  
吟集等書雖蒙查看李麟集內自行叙出但監生們實未見過他所著的書既  
有悖逆監生們何敢隱匿自取重罪呢至李麟死後實未立嗣亦無絲毫財產  
遺存監生們不敢隱瞞的

據李從高李培國同供小的李從高的父親叫李漢碧小的李培國的父親叫  
李仁昌乾隆十六年間族中派父親李漢碧李仁昌看管祠堂有本族李賡萬  
在祠堂內看守香火把祠內書板劈作柴薪燒燬族人查知因不曉得內有悖  
逆語句曾鳴族衆要將李賡萬處治是李賡萬兄弟李舒萬求寬止將李賡萬

斥逐是實

據李舒萬供已故李賡萬是小的胞兄因窮苦族人們留他在祠堂看守香火哥子把祠內貯放書板陸續劈柴燒燬乾隆十六年間族人李漢碧李仁昌們查知要把哥子處治是小的出來求免當將哥子逐出祠堂是有的李仁昌李漢碧俱已死故現有他兒子李從高可問那書板實是哥子燒的並不是因搜查書籍纔燒燬的

據徐京國供小的是興化縣人平日在各鄉村鎮收買舊物舊書因本縣設局購買違碍書籍小的從安豐鎮陸續收買不知姓名人的舊書十多種拿到局裡去賣局內檢查內有大義覺迷錄四本通紀纂五本博物彙典六本虬峯集一部共收買四種給了小的一兩五錢銀子其餘書籍都退還了那賣書人姓名小的實不知道並不是李麟族人托小的代賣的小的不懂文義那虬峯集內有什麼悖逆的話小的不知道是實

據沈殿三供小的是興化縣禮房書辦本官奉文設局收繳違碍禁書派小的在局經管有收賣舊書的徐京國拿了十多種書來小的檢查內有大義覺迷



陳希聖誣告鄧謏收藏禁書案

李湖奏審辦陳希聖挾嫌誣首鄧謏收藏禁書案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挾嫌誣首審擬具奏事據澧州知州侯雲漢率同安福縣知縣馮思道稟稱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湖南學政札開據安福縣生員陳希聖呈稱生教讀爲業因見示諭凡有違禁書籍俱令呈繳詎有不法之鄧謏將他人欲繳禁書多方購藏本年六月內生赴伊家得見登壇必究管窺輯要歷朝捷錄留青新集萬法歸宗天文圖形各書云得異人傳授每談休咎惑人又自作履歷誌一書叙志古風五言一篇語多背謬且素與不軌之徒潛相往來雖托言學卦算命實乃陰資奇門遁甲之術現以讖緯術數顯行無忌誘惑鄉市人民生以師弟之誼每訓不悛只得稟懇查追懲儆等情札州密赴鄧謏家搜查究辦等因奉此其時卑職思道因公在州隨密傳陳希聖到案率同查訊供多支吾詢其所見鄧謏履歷誌是何語句茫然無對惟默寫窮年對虎山博學通今古茫茫四海人屈指不足數四句指爲鄧謏叙志古風當查鄧謏現寓州成生員劉青藜家隨即同赴伊寓所搜查止有卦命等書並

無別項違禁不法書籍訊據鄧謏供稱平日卜卦算命爲生並不曾購藏禁書及讖緯惑人情事並據歇家劉青藜供亦無異隨卽馳赴安福縣鄧謏家中搜查除尋常各書籍外止有萬寶全書殘頁三本新增象吉備要大通書不全五本新增故事瓊林卽幼學須知二本內刊天文地輿等圖抄錄日課六頁另有應燬之標題通鑑一本百將傳不全一本應行摘燬之古文覺斯八本時文大題文徵二本並無首呈內所開登壇必究管窺輯要歷朝捷錄留青新集萬法歸宗各書名色亦無自作履歷誌及叙志古風五言並奇門遁甲讖緯邪術各件又赴陳希聖家搜查除尋常各經書外亦止有應摘燬之質疑集時文不全十本內多呂晚村評語隨喚鄧謏該管保正並親屬查訊僉稱鄧謏訓蒙爲業兼知星卜算命安分守己素無不軌情事卽陳希聖之父陳兆年亦代剖甚力隨將起獲各書連人押帶至州訊據鄧謏供伊與陳希聖本係戚好並非師弟上年曾將周易會歸一部尙書離句一部向陳希聖兌換留青新集一部後知留青新集係奉禁之書卽行燒燬近因口角挾嫌致被誣首質之陳希聖亦自認挾嫌妄告屬實查鄧謏雖審無不法情事恐所供尙有不實不盡卽果陳希

聖挾嫌誣首亦應嚴究治罪合先通稟將陳希聖衣頂褫革以便究擬等情並准學臣姚頤據稟將陳希聖衣頂革移咨究辦到臣臣恐搜查或有未盡隨札委驛鹽長寶道紀淑曾馳往會同岳常澧道俞廷垣前赴陳希聖鄧諱等家再行徹底搜查並提犯證赴省審究去後嗣據該道等覆稱查得陳希聖鄧諱等家各書籍先經該州縣盡數查起此外並無存留不法之書將一千犯證同先起各書委解來省發審茲據委員長沙府知府邊方泰寶慶府同知王用鏞審明按擬由司道審解前來臣提犯親訊緣陳希聖與鄧諱誼屬中表同窗肄業陳希聖之女抱給鄧諱童養爲媳鄧諱訓蒙爲生兼習卦命乾隆四十二年借寓蘇谷才家教讀與陳希聖家相近陳希聖曾向鄧諱借閱周易會歸尙書離句二書鄧諱見陳希聖有留青新集即將所借二書兌換嗣聞留青新集書係應禁即行燒燬四十三年六月鄧諱學徒陳謨師等從陳希聖學習弓箭鄧諱怒其勾引荒廢與陳希聖爭角陳希聖作札斥詈鄧諱欲赴縣具控當經生員余堂等攔回陳希聖之父陳兆年聞知亦即勸息陳希聖挾嫌悔婚意欲將女接回鄧諱斥其無恥又經爭角鄧諱旋即解館攜帶卦命書本前往澧州寄

寓生員劉青藜家卜算爲業詎陳希聖被詈挾嫌於十一月赴澧州攷試見查繳書籍甚嚴憶及鄧諱換去之留青新集在應禁之內又因其平日藝習卦命意圖借端誣陷報復遂捏稱鄧諱購藏禁書自作履歷志詩與不軌之徒往來以讖緯術數惑人等情冒認師弟乘學臣按臨澧州卽具呈誣首經臣據該州縣通稟委道覆查提解到省審據各犯供認前情不諱並將起獲各書率同兩司逐加校閱查萬寶全書係家居應事雜用象吉大通書係星卜擇吉等法故事瓊林卽幼學須知係典故分類內載天文地輿圖形日課係所占之課均無違礙惟標題通鑑百將傳古文覺斯時文大題文徵內有錢謙益等記傳批評均屬應行銷燬摘燬之書據鄧諱供稱書係舊有因甫知示禁尙未呈繳並非故意購藏至陳希聖呈首登壇必究管窺輯要歷朝捷錄萬法歸宗履歷誌並叙志古風五言實無各書名色亦無奇門遁甲讖緯術數俱係陳希聖捏造誣陷卽陳希聖亦自認挾嫌妄告屬實在州默寫敘志古風四句係伊臨時編造且該犯家亦有應摘燬之呂晚村批評時文質疑集未繳查律載造讖緯妖言惑衆者斬監候又例載舉首詩文書札悖逆譏刺者除顯有逆跡仍照律擬罪

外若祇是字句失檢涉於疑似並無確實形跡者將舉首之人即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各等語今陳希聖控告鄧懃收藏禁書除現於鄧懃家查有應燬之標題通鑑百將傳等書尙非無因及所稱與不軌之徒潛相往來亦未據指實何項不軌之人作何不軌之事其捏造鄧懃敘志古風雖屬語涉狂誕究無悖逆情詞均難懸擬坐罪外惟所告讖緯術數惑衆如審得實鄧懃罪應斬候今審屬全虛應按律反坐陳希聖除存留應摘燬之時文質疑集輕罪不議外合依誣告人死罪未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折責擺站後安置鄧懃雖審非有心購藏禁書但現於伊家起獲應燬之標題通鑑百將傳等書並不早爲呈繳且將從前與陳希聖換得之留青新集私自燒燬應照違制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陳希聖之父陳兆年到案卽經供明實情應免置議餘屬無干概予省釋起獲各書發交局員彙核分別繳銷給還所有約束不嚴該管教官係安福縣教諭余天佑已經計參之訓導幸道然相應附參聽候議處除錄案咨部外所有審辦緣由謹會同大學士仍管湖廣總督臣三寶恭摺具奏另繕供單恭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二十一日硃批該部議奏

李湖奏經手事件料理清楚恭報交印起程日期摺

繳回硃批檔

湖南巡撫臣李湖跪奏爲恭報微臣交印起程日期事竊臣於上年九月內恭摺奏請辦畢計典後赴京陛見欽奉硃批允准嗣因該司道查出陶汝鼐等違悖詩集當經夾片附摺奏明俟此案審定後即行起程續據澧州稟報安福縣生員陳希聖列款首告鄧讜購藏禁書顯行術數亦應委查提審茲違悖詩集一案於二月初八日奉到恩旨陶汝鼐等子孫俱免治罪當即欽遵釋放其陳希聖首告一案現已審明俱係誣告除照例定擬另摺具奏外所有臣經手事件業俱料理清楚隨將湖南巡撫印信於二月二十一日交布政使陳用敷暫行護理其布政使印務委按察使塔琦署理按察使印務委驛鹽長寶道紀淑曾署理驛鹽長寶道印務委長沙府知府邊方泰護理長沙府印務委寶慶府同知王用鐸署理均可辦理無悞臣卽於本日自長沙省城起程馳赴闕廷跪聆聖訓所有臣交印起程日期並循例遞委兩司道府署理印務緣由理合恭

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硃批覽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columns.



黃檢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案

黃檢交部議處所有奏疏板片印本解京銷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見有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係恭載所奉皇考硃批及朕硃批之摺深爲駭異偶閱一篇其所載皇考硃批與頒行之硃批諭旨多有未符因交軍機大臣校核則其所刊奉有皇考硃批者計一百七十餘摺較之硃批刊行者幾多至兩倍而字句亦多不符合甚屬非是因思皇考硃批久經欽定選擇刊行而朕臨御後硃批之摺從未選刻豈臣下所得私鑄况朕向曾降旨凡臣工奏摺奉有硃批者概不准其引入章疏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理應如是則凡硃批事件更非臣下所宜宣露且其所刊多係嘉獎之語其或奉有訓飭即未載入猶爲失實恭繹皇考御製序文云朕臨御寰區惟日孜孜勤求治理以爲敷政寧人之本內外臣工皆令具摺奏事以廣諮諏其中確有可採者卽見諸施行而介在兩可者或勅交部議或密諭督撫酌奪奏聞其有應行指示開導及戒勉懲儆者則因彼之敷陳發朕之訓諭每摺或手批數十言或數百言且

有多至千言者皆出一己之見教人爲善戒人爲非其有兩人奏事而朕之批示迥乎不同者此則因人而施量材而教嚴急者導之以寬和優柔者濟之以剛毅過者裁之不及者引之此等奏摺皆本人封達朕前朕親自覽閱親筆批發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於人亦無一人贊襄於側非如外廷宣布之諭旨尙有閣臣等之撰擬也今檢內外諸臣繳回硃批之摺不下萬餘件酌量其可以頒發者檢出付之劄副計不過十分之二三天下臣民展讀咸知朕圖治之念誨人之誠或人人觀此而感動奮發各自砥礪共爲忠良上下蒙福朕愉快更當何如欽此是現在刊行之硃批諭旨深費皇考聖心且所有批摺乃擇其可以宣示者始行刊布其餘刪去者甚多而勸戒並施垂戒之意尤切更非臣下所當妄爲增損也閱所刊之奏疏標題稱及黃廷桂諡法必非黃廷桂生前所爲自係黃檢逞其高興之見專務虛名而不度事理輒爲刊刻不意黃檢荒唐竟至於此即使黃檢欲刻伊祖奏疏亦當先行奏聞更不應漫無顧忌孟浪若此皇考硃批何等重大旣經刪定豈可臣下妄有所增減且黃廷桂久經皇考任用原因其有辦事之才並不由於奏疏即朕擢用黃廷桂亦

以其足任封疆更非因彼之以章奏見長也至其辦理西路軍需實心任事間爲國家得力大臣及其身後朕深爲悼惜飾終之典極優旣入祀賢良祠又因西陲大功告成照軍功例予以世襲伯爵朕之加恩於黃廷桂者不爲不厚而黃廷桂亦因此可以傳名更不藉其奏疏刊本爲之表揚也况黃廷桂係漢軍世僕黃檢尤當恪守舊風更不當效漢人好名惡習至黃廷桂任兩江總督時於整飭地方甚爲有益然亦不能盡愜人心即如蘇州尙有稱爲黃老虎者朕所深知雖小人之毀譽本不足憑但既有此語亦豈區區奏疏所能化之使改乎黃檢此事絕不類其祖所爲並不類黃廷桂之孫則其不能效法伊祖可知朕向日尙冀其可以造就有成今以此觀之雖小有材乃實無知好名之人玷辱其祖而朕用之爲過當矣此非因公過誤可比設使黃廷桂尙在見有此事必將黃檢重責即黃廷桂九原有知又安能瞑目乎看來黃檢竟不能承受朕恩豈宜復膺封疆之寄黃檢著交部嚴加議處並著卽來京候旨其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并著卽行查明解京銷燬恐從前曾爲大員之人其奏摺奉有硃批者類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省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

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查銷至於我朝祖宗以來恩澤深入民心一切皆由宸斷及朕侍皇考親見十三年中深仁善政并不由於臣下之奏請而下情亦毫無不能上達之處朕臨御四十四年所辦之事亦然內外大臣亦從無有擅權不法及分門植黨經言官劾奏者設果有之皇考及朕非不能核實查辦而科道中亦從無撫拾風聞僅以糾彈塞責者綱紀最爲整肅而內外諸臣爲國整飭綱紀實心任事及効命疆場者無不生被殊恩死垂不朽或優入賢良祠以表揚其善並不藉章奏虛詞以爲美談也若明季諸臣惟以虛名相尙彼此黨同伐異攻訐不休並有虛擬一稿未經陳奏亦刊入文集以弋取稱譽者其錮結不解之惡習深爲痛恨今幸積弊久已廓清豈宜復使潛滋暗長若黃檢之刊布伊祖黃廷桂奏疏仍不免蹈前人覆轍恐衆皆效尤其爲患將無所底止不可不預防其漸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甚屬謬妄已降旨通行嚴切曉諭並將伊交部嚴加議處令伊即來京候旨矣此項板片自係黃檢在山西時所刻其板片或尚在晉省或并有分送之事已諭令巴延三就近查繳若板片携往福建任所及從前印過若干部曾經分送若干部著傳諭黃檢令其即速查明將板片書本即速解京銷燬若再有隱匿則其獲戾更重矣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著巴延三將黃檢刻送奏疏查明彙解諭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甚屬非是已降旨通行嚴切曉諭並將黃檢交部嚴加議處並令來京候旨矣所有原刊奏疏板片并刷印過若干部曾經分送何人亦令黃檢逐一查繳黃檢久任山西藩臬恐即係在山西刊刻其書板或尚存晉省又高樸路過該省尚經分送則黃檢在任時分送上司僚屬者必多著傳諭巴延三即行逐一查明彙齊解送來京毋任稍有遺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巴延三著傳旨申飭諭 軍機處檔 實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昨閱繳到高樸任所書籍有黃廷桂所奉硃批奏疏刻本必係黃檢在山西時所刊恐板片尙在晉省且高樸處尙有其書則黃檢在山西曾經分送之人必多因諭令巴延三即行查明解京銷燬今復思黃檢既爲伊祖黃廷桂刊刻奏疏閱時必久巴延三豈無見聞其刻成後亦必送與該撫更不得諉爲未覩巴延三見黃檢如此謬妄並不及行劾奏殊屬非是然此等瞻徇情面之事各督撫俱所不免設使黃廷桂爲督撫見其布政使爲此事自必據實糾彈或大學士傅恒爲外任遇此等事亦必舉以入告其餘已故及現在大臣中未必能更有其人但皇考刊布硃批諭旨俱經聖心刪定爲臣子者豈得於此外妄爲增減至於朕之硃批並未刊行又豈臣下所宜私刻况朕前經降旨督撫等奏摺奉有硃批者概不得引入章奏則硃批之不宜宣示尤所共知况巴延三曾爲軍機章京於此事更當深悉乃於黃檢妄行刊刻之事視同泛常竟不具奏惟紐於官官相護之惡習全不以國家大

體爲念天良何在巴延三著傳旨嚴行申飭仍令其捫心自問明白迴奏著由五百里傳諭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傳詢黃文璟摺

軍機處檔

臣等遵旨傳黃廷桂之曾孫黃文璟到軍機處詢問奏疏刊刻竟屬茫然據稱從未見過此書亦不知係何處刊刻俟回家詳悉查明於明日五鼓至軍機處登覆等語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黃檢私刻奏疏種種乖謬諭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訓臣工門卷一九一

東華錄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昨閱黃廷桂奏疏刻本載有皇考及朕硃批自係黃檢所刊實屬謬妄已將黃檢交部嚴加議處卽令來京候旨並通行曉諭矣因復令軍機大臣詢之黃廷桂曾孫黃文璟據稱伊家並未見此刻本卽伊曾祖祠堂及伊曾祖母處均無此書并問之老家人亦不知此書刻自何處其太古堂實係伊家公共堂名至伊曾祖黃廷桂錄存奏疏稿本聞伊曾

祖身後卽經伊叔等取去不知歸在何人之手等語黃檢等兄弟三人一爲總兵黃模一爲知府黃棡皆非能刻書之人其爲黃檢所刻更無疑義但伊旣爲伊祖彙刻奏疏乃於伊祖祠堂及伊祖母處俱不留置一部可見其鐫刻此書並非實欲效法其祖思爲表揚不過刷印多本分送衆人圖於顏面增光且博取虛名耳或其事由於庸劣幕友之慫恿亦未可定但黃檢身係漢軍世僕本不當學漢人之刻集沽名况伊祖歿後受恩極爲優異入祀賢良世襲伯爵並於紫光閣圖形已足名垂不朽更何藉奏疏流傳爲重是黃檢此舉非惟不能繼乃祖之志并不能體乃祖之心朕將黃檢不次擢用實望其克肖祖風若早知其如此必不加恩簡任矣仰惟皇考硃批諭旨導人善而戒人爲非裁其過而引其不及因人施教之聖心至深且切黃檢如果能敬繹遵行服膺弗失其於立己服官之道該括靡遺又何待刻其祖所奉硃批方足爲法哉至朕臨御以來不特硃批從未鐫刻卽歷年所降諭旨前經大學士蔣溥奏請刊布朕亦未允行蓋因習見皇考時每召九卿等進見翼人領悟乃訓誨開導反覆數千言諸臣退出惟竊語跪聆晷形體疲勞從無言及聖訓之當深體者足見衆

情非可口舌化導朕故不欲以批答之詞宣布之旨付之劄劄耳至於硃批諭旨曾經皇考親加刪定豈臣下所可稍爲增減若朕之硃批既未刊行更非臣子所當漏洩况君前臣名古今通義朕偶抽閱所刻奏疏內有乾隆八年三月初二日黃廷桂請開石羊河船運柳林湖屯糧一摺其中將提督總兵俱但書其姓不書其名而於總督尹繼善則直書之即以刻書體例而論亦不畫一蓋黃廷桂素與尹繼善不睦黃檢必知之故逞其私見妄加揚抑耳至刊載諭旨更無不直書臣工名字者而其摺內叙述朕之硃批將黃廷桂李繩武之名俱空缺不書尤爲無禮可見黃檢無知高興謬妄殊出情理之外斷不能承受朕恩矣黃檢膽敢刊刻伊祖所奉硃批又復種種乖謬於不率不密之失兼而有之其咎戾實在於此朕將黃檢嚴示懲創亦在於此恐外間無識之徒妄議朕之處分黃檢必因黃廷桂奏疏中有過於切直不可傳布之語此甚非也黃廷桂之爲人衆論不免謂其深刻卽所奏之摺亦非以文辭見長大率不避嫌怨據實上陳間或近於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極諫則實無其事其疏具在可考而知也况朕非不容直言之主臣工亦從無以批鱗激切之言奏聞者

朕方以此爲愧其或事關民隱無不立見施行若隨事條陳亦無不下部核議並未嘗稍爲禁遏也方今內外臣工尙無大奸大惡結黨納賄之人言路亦無門戶紛爭肆意攻訐之事其餘一切章奏從不留中又復有何隱諱乎且如錢度之貪黷多贓方世儻良卿之敗檢不法皆經朕察知重治其罪並非由科道之叅劾又何有不納諫之事乎至於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眞僞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其事本非盛世所宜有况自焚諫草實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皇考及朕之硃批亦併刊列則尤不可且黃廷桂奏疏刻本因永貴自葉爾羌查送高樸所携去書籍朕始見之並非有意查訪而得可見昧良之事爲天理所不容自然敗露爲臣子者可不知所儆懼乎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巴延三奏查辦黃檢分送晉省官員奏疏摺

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臣覺羅巴延三跪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接到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臣遵旨逐一查明黃檢所刻奏疏係乾隆三十八年臬司任內刊刻印刷其板片於三十九年差家人齎送回京現今在省各員臣面加詢問現任學政百齡新任藩司譚尙忠以及道府廳縣武職衙門均未據黃檢分送臬司李承鄴於四十一年到任之後曾送一部因板片先已送京黃檢旋差其龍姓家人取回送人未經補給在晉候補道繆其吉於前冀寧道任內亦據送給因丁憂帶回原籍已飭令差人取繳其現在通省各屬及黃檢同時在晉之學政司道府廳州縣有無分送收存現已嚴查飭令全行交出彙齊咨送軍機處銷燬不令稍有遺漏所有臣遵旨查辦之處理合恭摺先行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覽欽此

巴延三奏聞命悚懼懇交部議處摺

軍機處檔

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跪奏爲聞命悚懼無地自容遵旨明白迴奏事乾隆四

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昨閱  
繳到高樸任所書籍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遵旨寄信前來奴才跪誦之下不勝  
悚懼無地自容查黃檢將原任大學士黃廷桂奏疏私行刊刻係山西按察使  
任內之事其刊刻之初奴才實無所聞及黃檢送過一部奴才又不將其謬妄  
之處當時奏聞奴才捫心自問闇昧糊塗至此已極今蒙聖諭訓飭奴才如夢  
初醒愧懼無措伏思奴才仰沐天恩畀以重任凡遇屬員辦事差悞從不敢稍  
爲姑容即使兄弟至戚事有乖謬亦不敢稍存徇庇此奴才時刻兢兢自勵恐  
絲毫欺隱有負高厚鴻恩乃于黃檢私刻伊祖奏疏攸關國家大體奴才既未  
得查阻于前又未經叅奏于後昏憤無狀無以自解奴才惟有仰懇聖恩將奴  
才交部嚴加議處以昭炯戒所有奴才感悚惶愧下情理合遵旨明白廻奏伏  
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硃批該部嚴察議奏欽此

臣等將發出黃廷桂繳進各摺敬謹詳加核對凡奉有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批示之處黃檢未經刻入者計七十摺內除尋常事件原可無庸刊刻者共三十一摺不計外其餘二十九摺俱奉有訓飭教誡之旨謹錄出呈覽所有黃廷桂原摺仍行繳進存貯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黃檢奏遵旨悚陳下忱摺

軍機處檔

福建巡撫奴才黃檢跪奏爲遵旨據實具奏恭謝皇上格外天恩並陳愧悚下忱事竊奴才於本年三月初五日承准大學士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同日內閣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云云見本案一頁欽此奴才跪讀之下愧悔惶悚無地自容伏念奴才幼時跟隨奴才之祖黃廷桂任所於乾隆二十四年祖黃廷桂交存恭錄世宗憲皇帝硃批奏摺底稿恭錄皇上硃批奏摺底稿奴才於山西臬司任內見稿本零落恐有遺失一時愚昧無知照原本刊刻實屬謬妄糊塗不知事體辜負聖恩即奴才之祖黃廷桂在九泉之下

亦必痛恨茲欽奉諭旨嚴行曉諭愧悔無及荷蒙皇上格外殊恩不卽從重治罪僅將奴才交部嚴加議處令奴才卽來京候旨仰戴高深惟有感激涕零戰慄待罪奴才現將巡撫印務於三月初六日移交總督臣楊景素署理星馳赴都恭候諭旨至刊刻書本曾於刻竣時刷印過二十部分送巡撫臣巴延三原任藩司朱珪原任山西冀寧道呂昌際原任太原府周克開各一部及高樸至山西審案時送過一部其餘十五部又樣本一部俱在山西陸續分送各官事隔多年分送之人未曾登記奴才驚懼之際急切未能記憶清楚不敢冒昧陳奏益負欺罔之罪奴才現在專人札詢如有送過卽行收回呈繳此後並未再有刷印亦無印本存留所有刊刻板片刻成刷印二十部之後卽帶至涿州奴才舊宅存貯並未攜帶赴閩奴才現遵旨將板片先行解京繳銷斷不敢再有隱匿益干罪戾所有奴才愧悚下忱並解繳板片緣由謹恭摺據實具奏伏乞皇上恩鑒奴才不勝惶恐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臣楊景素跪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五日承准軍機處字寄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現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著來京候旨福建巡撫員缺著增福補授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吳壇補授何裕城著調補江南河庫道所遺河南河北道今正用人之際其員缺著朱岐即速行前往署理俟服闋再行實授何裕城俟朱岐到後再赴河庫道之任吳壇俟何裕城到淮再赴江蘇藩司之任增福俟與吳壇交代後即起程來京請訓再赴新任增福未到福建之前所有巡撫事務著楊景素兼署並令黃檢速行來京欽此遵旨由驛遞六百里轉寄到臣當經移咨原任福建巡撫臣黃檢欽遵查照即於三月初六日准黃檢將巡撫印務委員賈送臣接受兼署黃檢於初七日束裝兼程進京所有臣兼署福建巡撫印務暨黃檢起程進京日期相應由驛遞二百里馳奏再臣原擬於四月間由福寧温州台州寧波紹興等處閱兵前至杭州即駐杭辦理差務今既兼署福撫印務俟新任撫臣增福進京請訓後前至閩省臣即須赴浙經理差務其時如非天氣炎熱兵馬停操之時臣仍由浙東閱兵至杭合並陳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初

六日硃批已用汝直隸總督矣可速來

楊景素奏將已刊之伊曾祖楊捷平閩記呈覽摺

軍機處檔

閩浙總督臣楊景素跪奏爲奏聞請旨事竊臣接准軍機處字寄因福建巡撫臣黃檢私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恐從前曾爲大員之人其奏摺奉有硃批者類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並繳出奏聞送京查銷欽此臣隨札行閩浙兩省藩司通飭各屬通行曉諭確查如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將板片書本呈繳另行奏聞解送查銷外再臣曾祖原少保昭武將軍臣捷遺有平閩記一部係臣祖懋昭等鐫刻所載奏疏內恭載有聖祖仁皇帝諭旨臣查乾隆四年禮部題覆臣曾祖捷入祀福建賢良祠疏內查叙實錄內開康熙十七年奉上諭楊捷謀勇兼倍著以原銜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一切勦禦賊寇保固地方戰守機宜全資殫心籌畫展布壯猷以副朕簡擢倚任至意欽此與平閩記第一條奏疏內所叙諭旨

相同且其時題本奏本俱係本章凡題奏奉有諭旨自必發抄行知非摺奏所奉硃批不應概行宣示者可比今欽奉聖諭不敢隱匿謹將現存一部恭呈御覽所有板片存貯臣揚州本籍應否送京硃批不必查銷之處理合奏聞請旨伏祈皇上睿鑒訓示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奉硃批覽欽此

查尹嘉銓奏令子將黃廷桂奏疏並已刊伊父尹會一之題奏舊案繳銷摺

軍機處檔

大理寺卿臣尹嘉銓跪奏爲遵旨繳書事竊臣恭閱邸抄見有黃檢刊刻黃廷桂奏疏一案欽奉上諭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並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恐從前曾爲大員之人其奏摺奉有硃批者類此刊刻亦未可定著各省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查銷欽此伏查乾隆四十一年夏間臣以香差路過晉省曾經黃檢分送所刊黃廷桂奏疏一部比因給假回籍掃墓順帶至家存

貯臣卽寄信博野縣令臣子尹紹淳查全四套解京銷燬再查乾隆十三年秋間臣父尹會一在江蘇學政任內病故臣以落第舉人扶柩回籍旣葬廬墓見有傳抄題奏舊案按年編次二本適值保定開局刊刻賦役全書因而付梓于十五年夏間完工並非臣父生前所輯委係身故之後子孫訂成草本供奉家祠敬識先臣歷任承受聖恩深重始末欲使後昆咸知感戴勿妄報効之意原與黃檢之在任做刻硃批諭旨內式套板刷印多本分送衆人迥不相似但旣經鐫刻于前何敢稍爲容隱自干嚴譴謹將原存家祠舊書二本恭呈御覽並查原刻板片一百一十六塊及刷存樣書四本遵旨一併繳出查銷爲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臣無任悚惶戰慄待命之至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據山西巡撫巴延三將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從前在山西時曾送給巴延三及河東道葉佩蓀代州知州吳重光各一部共計十二套委員解送到京

理合繳進銷燬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發還尹嘉銓原書諭軍機處檔 實錄 東華錄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并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銷燬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真偽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况自焚諫草實古來入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尙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硃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疏二本及板片奏繳請燬朕詳加批閱大率發交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愼密即其中間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皇考硃批刪改且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燬之列所有

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己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薩載奏將黃廷桂奏疏一部咨燬摺

軍機處檔

兩江總督臣薩載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上諭飭將黃檢所刻伊祖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鐫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聞送京查銷等因欽此當經轉行江南江西各藩司欽遵查繳去後茲據署江寧布政使常鎮道袁鑒稟據候補同知周克開稟稱竊照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現奉諭旨查繳職前在山西太原府知府任內曾奉發給一部計共四套理合將原書呈請轉稟彙繳再書內第四套第一卷係屬重複合並聲明等情呈送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將送到原書固封咨送軍機處查明銷燬并飭各屬實力查繳外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七日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奉硃批覽欽此

農起奏將黃廷桂奏疏呈繳摺 軍機處檔

安徽布政使臣農起謹奏爲恭繳私刊奏疏書本仰祈聖鑒事竊臣督辦安徽省災屬加賑事竣撫省接到撫臣閔鶚元准山西撫臣巴延三來文內開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上諭黃檢私行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事云云見本案三頁欽此伏念臣於乾隆四十年十月內由山西按察使調任安徽黃檢係山西藩司臣起程時曾送刊刻伊祖黃廷桂奏疏一部隨帶來安今蒙皇上將黃檢私刻硃批奏疏種種謬妄之處明白訓示臣跪讀之下不勝惶悚似此謬妄刊本冒昧收存咎實難辭謹將私刊奏疏一部計四套二十四本理合具摺恭繳並懇將臣交部議處伏乞皇上聖鑒施行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黃模奏請一併交部議處摺 軍機處檔

湖南鎮守總兵官革職留任奴才黃模跪奏爲恭摺奏聞仰祈睿鑒事竊奴才接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見有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等因欽此奴才敬讀之下惶悚無地伏念奴才祖孫父子世受國恩奴才弟黃檢不能仰體皇上造就深仁將奴才祖父黃廷桂從前奏疏妄自刊刻並不先行奏明實屬有負天恩已蒙皇上交部嚴加議處但奴才於乾隆四十一年在河南河北總兵任內有河內縣縣丞赫申之弟遲之鑒俱係奴才弟黃檢妻兄因會晤時叙及曾自黃檢山西布政使任所得有奴才祖父黃廷桂奏疏刻本付奴才閱看奴才愚昧無知照抄二十四本今欽奉上諭訓示剴切奴才如夢初醒益深恐懼惟是奴才既不能及時誠弟遏阻其行又復妄爲抄錄罪實更無可道請將奴才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奴才抄錄書本敬謹封固進呈銷燬理合恭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覽欽此

山東巡撫臣國泰跪奏爲恭摺奏繳查燬事竊照案准部咨欽奉上諭昨檢閱查抄高樸家內書籍見有已故大學士黃廷桂奏疏刻本自係黃檢逞其高興之見輒爲刊刻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並著即行查明解京銷燬等因欽此又准山西撫臣巴延三咨會內開前任山西降調冀寧道現補萊州府知府沈元振有無收存前項奏疏就近呈繳各咨行到臣適沈元振因公在省經臣延據該員覆稱前在山西冀寧道任內曾經黃檢送過所刻大學士黃廷桂奏疏一部計四套今奉查繳理合檢出申送繳銷等因前來臣詳加封固附搭解繳遺書委員咨解軍機處銷燬外理合恭摺奏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奉硃批覽欽此

雅德奏晉省大臣之家並無鐫刻奏疏摺

繳回硃批檔

山西巡撫臣雅德跪奏爲查明覆奏事伏查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准兵部咨開內閣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



智天豹編造本朝萬年書案

單功擢奏查訊張九霄家情形摺 軍機處檔

直隸布政使臣單功擢跪奏爲奏聞事竊臣遵旨查辦智天豹親屬家產及不法字跡緣由業于本月二十三日恭摺馳奏並聲明張九霄住居容城縣地方飭委大名府同知周世法前往會同該縣知縣龔謙密赴該犯家內搜查有無不法別情去後茲于二十四日臣在望都縣途次該委員率同該縣前來據稟查得張九霄有過繼之母張李氏妻張鄭氏訊據供稱張九霄向會泥木生活本年四月會同正定一人至家令其背負行李四月十一日一同出門至今未回其有無在外不法之事實不知情隨在伊家搜出醫書藥方及經咒手摺方咒歌訣舊呈底等件復訪聞得容城之白溝村有趙五曾賃房與智姓即拘訊趙五供係伊賃侯姓之房於上年十一月間轉租與智姓因其欠租催其出屋今年他去不知何往等情臣查該同知等所訊李氏等供雖稱不知張九霄與智天豹在外有無不法行爲所搜書籍等物亦無狂悖字跡但內有方咒歌訣言辭妄誕且張九霄住居容城與智天豹所居之高邑相距甚遠張九霄何以

與智天豹有師徒之稱相偕外出而趙五所賃侯姓之屋又恰轉租與智姓其中恐皆有夥同爲匪不法情弊臣因智天豹現拘在京無可質對自應將李氏鄭氏趙五解交軍機處審問質究並將查出物件一併呈解軍機處外臣即日恭詣闕庭復命所有查訊張九霄家情形臣謹恭摺具奏並繕錄供詞及查出物件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再靠山殷成二犯前委趙州知州興安往拿搜查尙未查拿覆到容俟查拿到日另行審辦具奏合併陳明謹奏

于敏中等奏審擬智天豹等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于敏中等謹奏爲遵旨會同審擬具奏事竊照逆犯智天豹編寫妄誕逆書令伊徒張九霄持赴御道旁跪獻一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奉旨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欽此臣等當將該犯等隔別研訊緣智天豹係直隸高邑縣人自幼行醫爲業張九霄籍隸容城縣傭工度日兩人平素本不認識智天豹先曾在祁州開設藥舖與人治病後將舖房關閉即在祁州等處趕集售賣膏藥並無一定住址迨上年九月間前赴容城縣白溝河地方

賣藥行醫嗣因生意平常不能糊口隨起意獻書邀求富貴當即編造年號內按八卦名目復於每卦後編設三項年號以應三十三天之數名爲受天之命見得本朝國運比周朝八百年更爲長久遂乘便編成稿底冀圖進獻仰邀恩典是年九月內智天豹在白溝河售賣膏藥有附近住居之張九霄素患腰疼病症向智天豹買取膏藥彼此熟識十一月間智天豹赴村治病路過張九霄門首張九霄留住數日因思傭工不能度日不如跟隨學熬膏藥可以賣錢使用當即拜認智天豹爲師以後即常往智天豹寓內學習比智天豹於今年三月間租住趙五店房遂將所編書稿謄寫二本欲邀張九霄幫同呈獻並稱伊於乾隆二十七年於駱駝崖採藥時曾遇見老主顯聖傳授本朝萬年書一部今已照本寫完若同往進獻大家都得好處之言向其慫恿張九霄當即聽從於四月十一日由白溝河一同起身旋聞皇上謁陵於十九日晚趕赴行在智天豹因染患腿疼恐臨時行走遲悞隨將書交付張九霄於二十日早在道旁呈獻即被拿獲各等情臣等以智天豹初供有在駱駝崖遇見老主傳授之語而張九霄到案時亦供稱與智天豹同在駱駝崖採藥今既訊明此書係智天

豹編造是其同謀商辦情事顯然且恐此外另有幫同編造及曾經看過之人至智天豹學習行醫妄談命數自必有人教授均須徹底根究當將該犯等嚴加究詰據智天豹供我本係鄉愚若說這書是自己編的恐怕不能取信所以謊說老主顯聖傳授不過要作爲神奇希圖動聽的意思至這書實是我一人主義隨手編寫若有別人相幫獻書後得有好處別人豈肯讓我獨得如今這樣嚴審我又如何肯替人隱瞞獨自受罪再我編造此書原想邀求皇恩若與別人商量閱看倘被人抄去先進這好處就輪不着我了又張九霄是我學醫徒弟本不識字我哄騙他來獻書他並不能幫同編造此外也沒有商量閱看的人至我所習醫道是從小跟着父親學的算命是看過星命須知的書學排八字也是隨口哄人實在沒有師傅又我初供現年八十歲亦係我捏造哄人使衆人見我顏面尙壯而年紀已老必有養法我醫道可以通行其實我年止五十五歲今蒙嚴訊不敢再隱瞞了等語據張九霄供我素不識字並不知智天豹書內寫些什麼因他說這書是在駱駝崖所得本朝萬年書又說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國運比周朝更久若進了這書皇上必然歡喜我們

都可以富貴又囑咐我說獻書時有人詢問只說我與他都在駱駝崖採藥這好處纔能同得我一時糊塗貪圖好處所以跟他同來呈獻等語並據藩司單功擢遵旨前赴各該犯原籍查拿犯屬及此外有無不法字跡茲于二十六七等日委員將智天豹之妻李氏張九霄之母李氏妻鄭氏及賃給智天豹房屋之趙五並在該犯等家內查出舊破書本等件解送到案臣等當加質訊據智李氏供稱智天豹一向在外賣藥自前年十月間出門至今未回不知去向又據張九霄之母李氏妻鄭氏同供張九霄向來做泥木匠生理本年四月內有正定人叫伊代背行李一同出門只知行醫賣藥實不知有別項不法行爲趙五供稱與智天豹向不認識賃房行醫因欠租錢催令搬去並未同與爲匪各等語隨檢查送到書本均係舊破不全雜書亦無別項不法字跡復將各犯等反覆嚴詰矢口如一並令智天豹當堂書寫核對筆跡相符似無遁飾查律載大逆者凌遲處死又知情隱藏者斬各等語今智天豹因賣藥行醫不能糊口輒起意獻書膽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並敢謊言遇見老主顯聖傳授希圖惑衆已屬罪不容誅至其書內有乾隆年數一條竟敢肆行咒詛並於

捏編年號內直書廟諱御諱尤爲罪大惡極人人髮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智天豹應照律凌遲處死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張九霄雖訊無幫同編造情事但據智天豹告稱書內所寫事關年號該犯即屬知情輒敢貪圖富貴代爲呈獻復於初供時扶同捏飾於法實難寬貸張九霄應照知情隱藏大逆者斬律擬斬立決至逆犯智天豹親屬律應緣坐現據直隸布政使單功擢查明該犯祖父母父母及親友智天浩久已身故該犯止有妻李氏並無兒子所生一女早已嫁出等情應將解到智天豹之妻李氏照律賞給功臣之家爲奴其張九霄之母妻律不緣坐應予釋放趙五雖不知智天豹編造逆書但以素不認識之人冒昧賃給房屋殊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該犯等家內查出醫方書本等項應行銷燬智天豹家產行文直督查明入官智天豹之徒靠山殷成應令嚴緝務獲審明辦理所有臣等會同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 學 士 臣于 敏 中

兵部尚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臣福 隆 安

戶部尚書 臣梁國治

左侍郎 臣和珅

暫署協辦大學士事務刑部尚書臣德福

尚書 臣胡季堂

左侍郎 臣覺羅阿揚阿

左侍郎 臣錢汝誠

右侍郎 臣喀寧阿

寬改律擬旨 軍機處檔 實錄 聖訓聖德門卷四 東華錄

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智天豹以鄉曲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指使張九霄於御道旁跪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為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逆律定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但據奏稱該逆犯書內有乾隆五十七年一條敢於詛咒尤堪髮指等語此在臣子之心則然朕并不以為憎憶乙卯九月朕踐阼之初即焚香告天默禱云昔皇祖

御極六十一年予紹膺寶位不敢仰希皇祖若邀昊蒼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當傳位皇子歸政退閒彼時朕春秋方二十五歲初未計及在位六十年壽當幾何亦復不以爲意迨過五十歲乃自計六十年則當八十五歲矣始以此志奏聞聖母蒙懿旨云皇帝受祖宗付託之重代上天愛養億兆董治百官六十年後豈宜遽釋仔肩即天下臣民亦斷不肯聽皇帝歸政慈諭諄切因更計之若果至八十五歲蒙天恩朕尙能侍奉慈顏則禮所謂恆言不稱老何敢遽云倦勤彼時亦旣叩天致禱今旣不能復申朕愛日之誠則引年之初願亦豈能期其必遂况今距乾隆乙卯尙十六年爲日正長若朕精力始終不懈自當日慎一日兢兢業業綜理萬幾克全朕之初志設或七旬八旬以後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貪天位以曠天工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爲期致蹈從前人主貪戀大寶之譏乎若朕必以六十年邀求上帝不幾如張廷玉之以配享太廟向朕邀求乎朕旣知張廷玉之非禮又安肯效其所爲乎且設果如逆犯智天豹所云乾隆五十七年之言朕其時壽躋八十有二即歸政亦不爲早况歷代帝王在位五十

餘年而歸政者實所罕覩朕尙有何不足乎是該犯此條不得謂之詛咒不  
必執此以定爰書也惟該犯敢於妄編年號三十餘條且於皇祖廟諱直書  
不避並謊稱世祖章皇帝顯聖於彼希冀惑衆動聽此則喪心病狂身蹈大  
逆不可不按律懲治然究與誹謗毀斥者稍屬有間智天豹著從寬改爲斬  
決至張九霄拜逆犯爲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處斬姑念其人本屬鄉  
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尙可憫張九霄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  
議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軍機處奏 軍機處檔

臣等前奉諭旨俟審擬逆犯智天豹等定案時並將該犯罪名改減並降旨通  
諭中外欽此臣等現會同刑部審擬具奏謹擬諭旨進呈謹奏乾隆四十四年  
四月二十九日

于敏中等奏審擬殷成靠山摺 軍機處檔

大學士臣于敏中等謹奏爲奏聞事竊照逆犯智天豹編寫妄誕逆書一案先經臣等審明定擬具奏並聲明該犯之妻李氏供有曾稱智天豹爲師父之殷成靠山二犯緝獲另結等因在案旋據直隸布政使單功擢將殷成靠山先後拿獲並在各犯家內搜出經卷及道服等件派委趙州州判王肇勳於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四初七等日解送到京臣等當即逐加審訊據殷成即郭應成供我係直隸高邑縣萬城村人年四十二歲十二歲上曾在欒城縣豆樞村當過道士到十八歲上師父病故了我就回到家裏見這智天豹行醫賣丸散藥我隨向他買了些現成藥轉賣賺錢養家隨口稱他師父是有的後來智天豹在祁州去開了藥舖有十幾年就不見他了我自己合了些丸散膏藥仍舊穿上道士衣服各處抄化賣藥度日並沒有拜智天豹做師父的事至我家裏的經卷原是當道士時念的是實靠山即郭汝海供我係直隸高邑縣萬城村人年三十五歲現當本縣民壯於乾隆三十年間曾患瘡毒適遇常在本村賣藥之智天豹替我醫治好了當謝了他八百錢彼時他女人李氏來村裏賣棉線我曾留他到家喫過飯後來智天豹不知往那裏去了已經有十四五年再沒

與他見面再智天豹與我治瘡時候我隨口稱他先生或稱他師父原是有  
並無拜智天豹爲師跟他學醫的事至我家內的經卷是我母親因患腿疼病  
症時常誦念冀求療病的是實各等語恐該犯等尙有狡供卸罪情弊再四嚴  
詰矢口不移並查閱送到經卷亦無違礙不法字樣似無遁飾查殷成即郭應  
成靠山即郭汝海雖嚴訊並無拜認智天豹爲師及別項爲匪不法情事但殷  
成曾充當道士業經還俗回家仍穿道服各處抄化殊屬不合靠山身充縣役  
因患瘡毒延智天豹醫治隨與往來亦未便寬縱俱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遞  
交原籍地方官嚴加管束靠山即郭汝海仍革役其搜獲道服經卷等物應即  
銷毀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奉旨依  
議欽此

大 學 士 臣于 敏 中

兵部尙書和碩額駙一等忠勇公臣福 隆 安

戶 部 尙 書 臣梁 國 治

左 侍 郎 臣和 珅

暫署協辦大學士事務刑部尚書臣德福

尚書 臣胡季堂

左侍郎 臣覺羅阿揚阿

左侍郎 臣白瀛

石卓槐芥圃詩案

鄭大進奏查辦石卓槐芥圃詩鈔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呈首狂悖詩詞恭摺奏聞事本年十月初六日據黃州府知府李國麒稟稱前據江南宿松縣監生徐光濟在府呈控黃梅縣監生石卓槐即石廷三將押當並未贖回之田畝議欲變賣以攤償衆欠等情當經批飭黃梅縣訊追詳報續據徐光濟赴府呈催並於催詞內粘單指首石卓槐著有芥圃詩鈔內有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廝養功名何足異衣冠都作金銀氣等語請行查究當飭黃梅縣起獲詩本並將石卓槐押帶本省稟請察核審辦等情臣與藩臬各司將起獲刊本細加查閱其中狂悖之處尙不僅如徐光濟所指數語且有廟諱御名未知恭避之處臣等披閱之下不勝髮指當即飛飭黃州府親赴石卓槐家逐細搜查據覆並無別項違悖書籍字蹟至書內作序之沈德潛列名校訂之蔣業晉等七十人雖訊據石卓槐堅供係借名誑衆以圖光寵但恐係該犯自知情罪深重故挺身獨認不肯牽累多人容臣再加研訊務得實情分別參提到案質訊明確同石卓槐一併從重究擬另行

具奏所有呈首詩詞現在查辦緣由合先恭摺奏聞並將起獲原書分別粘簽敬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再督臣圖思德奉命赴施南屬之利川縣查勘彭朝仁控爭山地公出不及會銜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鄭大進奏查辦芥圃詩鈔內列名校訂之人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恭奏事竊照黃梅縣監生石卓槐所著芥圃詩鈔內有狂悖語句經臣恭摺奏明現在嚴審定擬另行具奏惟查書內列名校訂之蔣業晉等雖訊據石卓槐堅供係借名誑衆蔣業晉等俱不知情但查書內首頁即有長洲蔣梧巢貴池曹雲瀾鑒定字樣查蔣梧巢即係前任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曹雲瀾即係前任黃梅縣知縣陞任貴州正安縣知州丁憂回籍之曹麟開該員等俱係現任職官若非與石卓槐往還何敢於書內首列伊名據稱并不知情顯非確實臣於藩臬兩司節次親提嚴訊逐加駁詰始據石卓槐供蔣業晉曾於乾隆三十二年經辦黃梅縣堤工因與蔣業晉認識

集內有爲他題畫詩一首曹麟開在任時亦有唱和詩章但未見伊所刻全詩等語查蔣業晉等在楚服官與狂悖不法之石卓槐往還唱和已有應得之罪石卓槐既與蔣業晉等素有往來據稱未見全詩亦不可信相應參奏請旨將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前任黃梅縣知縣陞任正安州知州曹麟開革職以便與石卓槐一併嚴審確情分別究擬再查曹麟開籍隸貴池先經臣咨提質訊據安徽撫臣查覆該員已經服闋赴部候補并懇勅下部臣查明該員如已到部即將該員押解來楚又查書內有名之岐亭同知潘元會蘄水縣告病知縣伍文輿現俱在楚經臣與兩司提同質訊僉供與石卓槐並無往還又據石卓槐供有曾爲作傳之胡善馨曾見伊詩之前任黃梅縣縣丞丁憂回籍之蘇挺俱籍隸江蘇並有籍隸安徽曾爲選刻詩篇之項章均經分別咨提統俟解到歸案究擬其餘如江西知府萬鍾傑蔡葵審無交涉應與藉名羅列之人概免提質以省擾累合併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硃批該部知道了欽此

富勒渾等奏審擬石卓槐等摺 軍機處檔

湖廣總督臣富勒渾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黃梅縣監生石卓槐著刊芥圃

詩鈔語多狂悖據監生徐光濟於爭訟呈狀內指摘控經黃州府李國麒查獲原書具稟臣鄭大進當飭逐細搜查該犯家內尙無別項違礙字跡隨經臣鄭大進先將查辦緣由並原書粘簽奏蒙聖鑒隨查書內有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及陞任黃梅縣知縣丁憂服闋赴補之曹麟開均列名校訂並訊據石卓槐供有往還唱和之事又經臣鄭大進專摺參奏請旨將蔣業晉曹麟開革職一併嚴審究擬仰蒙勅部將曹麟開委員押解來楚尙有案內應質之前任黃梅縣縣丞蘇珽及曾爲石卓槐作傳之甘泉縣人胡善馨欲爲石卓槐選刻詩篇之桐城縣人項章均經分別咨提旋准江蘇安徽各撫臣將蘇珽項章二犯先後拿解來楚其胡善馨一犯據江蘇撫臣查覆已於四十一年病故隨將解到各官犯發司歸案審辦其餘書內列名之蔡葵萬鍾傑等均經再三研訊實係借名誑衆亦經奏明請免提質在案因查芥圃詩鈔內有爲蔣業晉題

秦塞看雲圖一首又有爲曹麟開題楚江攬勝圖水西探梅圖詩各一首此爲唱和往還實據應跟獲原本從此嚴究該二員如何校訂使無狡飾並和曹麟開黃鶴樓詩四首當即委員先在蔣業晉寓所搜查並無秦塞看雲圖訊據蔣業晉供該參員前往甘肅原有駐馬看雲圖內有沈德潛題句並未令石卓槐題詩此圖於三十七年帶回原籍留存在家四十二年隣家失火延燒該參員房屋將此圖一併燒燬現可咨查其楚江攬勝等二圖訊據曹麟開供水西探梅圖係該參員在京教習時爲涇縣舉人趙帥繪畫並題一詩楚江攬勝圖係趙帥在黃梅書院掌教時該參員自畫並題一詩同所題黃鶴樓詩四首送給趙帥並無令石卓槐題和之事現有趙帥可以提質各等語隨經臣等飛咨江蘇安徽各撫臣查起石卓槐所題各圖並題趙帥來楚質訊去後茲據江蘇撫臣覆稱委員搜查蔣業晉家並無駐馬看雲圖畫卷亦無芥圃詩鈔其房屋委於四十二年四月初一日被隣火延燒屬實並准安徽撫臣查知趙帥已往江寧委員拿獲同起獲水西探梅圖一幅一併委員移解來楚當查水西探梅圖上並無石卓槐所題詩句臣等隨卽督同布政使梁敦書按察使福川武昌府

永慶黃州府知府李國麒等親提各犯逐加研鞫緣石卓槐即石廷三係黃梅縣監生伊父石學洙存日將石卓槐繼與故弟石學濬爲嗣石卓槐讀書未能上進粗解作詩乾隆三十二年黃梅縣堤工潰決石卓槐之伯石待價承充堤長令石卓槐赴堤照料因與督修堤工之縣丞蘇珽熟識常至其署時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來楚試用委赴查工在蘇珽署內見有石卓槐所著憶梅行古詩一首指摘其瑕欲爲刪節蘇珽向石卓槐告知並稱蔣業晉素遊沈德潛門下適蔣業晉携有駐馬看雲圖內有沈德潛題句爲蘇珽借觀並被石卓槐窺見亦欲附名題詠遂赴蔣業晉寓所拜會稱欲投拜爲師蔣業晉僅以好言獎許並未允從其所擬詩句值蔣業晉携圖回省未經寫入石卓槐復畫蘭花一幅題詩欲寄乏便而止至三十八年黃梅縣知縣曹麟開抵任縣城向有梅英書院二十九年五月曹麟開延請涇縣舉人趙帥爲院長石卓槐有姪石章駒在院肄業因與趙帥往來曹麟開赴院遂與石卓槐接見時曹麟開繪有楚江攬勝圖並有題黃鶴樓詩四首粘貼院壁石卓槐於接見時極口贊揚曹麟開亦以好言酬答石卓槐自詡見知值趙帥在院課試即以楚江攬勝圖

命題石卓槐遂私擬題畫一首并和黃鶴樓詩復從趙帥處見有曹麟開所畫水西探梅圖亦爲題詠欲同趙帥轉達曹麟開值趙帥聞母病危倉猝回籍未經送閱現皆刊入詩鈔此外並無另有唱酬之事四十年二月間有桐城縣人項章知石卓槐愛尙虛名遂以欲刊國朝正聲集爲詞向石卓槐歆動石卓槐隨將所作春柳詩四首託其刊入並送給銀五兩項章得銀回籍並未刊詩石卓槐前後作詩積有九百餘首遂起意自行刊刻因思詩集必得名人作序方能動衆遂自作序文駕名沈德潛又以沈德潛已故恐難取信擬稱蔣業晉先於三十三年代求沈德潛作序在蘇寄與並令素識之胡善鑒代爲作傳又自代伊弟石卓椿作跋並以蔣業晉曹麟開二人爲鑒定以葉世度等十人爲同鑒以黃庭等五十五人爲參訂石卓椿爲編次釋達睿本白爲同訂子姪爾戾爲校字即於四十年二月交與族侄石思密帶往江西刊刻板片並刷成三十部帶回時因蔣業晉等尙在楚省恐被見而查詰未敢多刷廣爲傳播僅被族親石元吉等十六人各取一部並徐光濟等取去十部自存八部至四十三年石卓槐聞知沈德潛爲徐述夔作序事發遂將石元吉等所取詩集十六部

同自存八部連板片一併燒燬惟徐光濟等十部未及取歸嗣於四十四年徐光濟因石卓槐欠伊錢債未清赴黃州府具控批縣查追徐光濟在縣候審至鄒步青家嫖宿被盧得勝等捉姦訛詐徐光濟疑係石卓槐挾嫌串囑復以前控之案赴府呈催並將芥圃詩鈔內狂悖語句粘單指首經該府起獲詩本並拘石卓槐到案解省審辦經臣鄭大進查核原書將書內狂悖之處粘簽具奏並將應質之曹麟開等參提飭審歷經嚴鞫據各供認前情不諱臣等查石卓槐所著芥圃詩鈔既首以蔣業晉曹麟開爲鑒定之人且其自作跋語內有蔣業晉以戊子丁外艱回吳臨行囑其以全集命雕且許爲乞沈德潛作序癸巳秋曹麟開蒞梅下車後即索其詩手爲刪訂堅囑付梓等語情詞確鑿今訊據蔣業晉等堅供未見石卓槐所著全詩亦無轉求作序囑令付梓情事殊不可信隨又各加刑訊據蔣業晉供戊子係乾隆三十三年該員之父於二十七年身故何至三十三年始丁外艱至三十六年該員母故丁艱回籍三十三年該員尙在楚省並未回吳何得有臨行囑其以全集付梓並轉爲乞序之事據曹麟開供石卓槐先與趙帥認識趙帥稱其善畫能詩因於三十九年五月即在

書院中與之接見以後並無往來從何索取其詩手爲刪訂若果有刪訂之事伊由舉人考充教習稍知義理豈有見其狂悖語句不爲刪去肯留鑒訂之名自貽罪過愚不知此卽其所題楚江攬勝圖所和黃鶴樓詩亦係石卓槐見而自作並未令其題和現有石卓槐可訊質之石卓槐據供蔣業晉曹麟開俱素有詩名蔣業晉曾見伊古詩一首欲爲刪節本欲投拜爲師曹麟開係本邑縣令於所屬生監例得以師生稱謂且曾接見故書內首列伊等爲鑒定其實俱未見全詩書內後跋實係捏情妄作並無其事故刻成之後亦不敢將書寄閱今三面質對始知蔣業晉父母存歿丁憂年月俱與跋語不符更不敢稍有欺罔各等語嚴詰不移似無遁飾臣等復與藩臬兩司將書內語句逐加查核如指陳時事等詩雖俱有頌揚聖德之詞不敢顯施抵斥但有心訕謗肆其狂吠悖逆之處不一而足甚至廟諱御名均不敬避殊堪髮指石卓槐合依大逆者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該犯之子石六老年止九歲並妻石汪氏妾石夏氏均照例緣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該犯尙有子石五老已出繼與石碧山爲子女大女已許與宛秀榮爲媳均經地方官查明取結該犯久經出繼與已故之

叔石學濬爲嗣其另居之弟石卓椿係該犯本生父之子降服大功均應照律免其緣坐仍飭地方官查明該犯田產入官所捐監照並飭追繳送部查銷參革漢陽縣知縣候補同知蔣業晉參革前任黃梅縣知縣候補知州曹麟開雖訊無見過全詩及轉求作序手爲刪訂情事但蔣業晉奉公差委乃與狂悖不法之石卓槐交接講論詩文曹麟開身任地方於本邑狂悖不法之石卓槐既漫無覺察反以詩畫與之交接以致石卓槐假托師生列爲鑒定均未便以其未見全詩稍爲寬假蔣業晉曹麟開除于本案革職外應請發往烏魯木齊等處効力贖罪前任黃梅縣縣丞蘇珽所見石卓槐詩雖止古風一首並未見過全詩但身爲職官與本地紳士交接亦屬有乖職守應請革職以肅官方項章知石卓槐好名藉稱選刻詩集誑得銀五兩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該犯年逾七十照律收贖事犯到官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杖罪援免並免收贖誑得銀兩照追入官代刻詩集之石思密作傳之胡善馨俱已病故應毋庸議列名參訂之岐亭同知潘元會蘄水縣告病知縣伍文與先經提同質審與石卓槐素無往還其餘列名之葉世慶萬鍾傑等業據石卓槐供明俱

係借名列入以圖光寵均應免其提質涇縣舉人趙帥前在黃梅書院時僅與石卓槐一面且到院未逾半月即行回籍並未見過芥圃詩鈔應予免議蔣業晉原籍廬所及曹麟開家中業經臣等與江蘇安徽各撫臣委員搜查並無留存芥圃詩鈔石卓槐所刷書三十四部已據收回十六部同自存八部連板片一並燒燬應免查起所遺十部內除徐光濟首繳一部業經隨摺進呈並據陳端萬僧豁堂各繳一部其餘七部訊據石卓槐堅供不能記憶爲何人取去現飭各屬出示查繳毋許存留容俟查獲同現存二部一併解京銷燬徐光濟所控錢債及嫖宿被詐各案飭令該府縣訊明另結石卓槐刊刻狂悖詩鈔歷任失察職名現飭查明另行咨部查議所有審擬緣由臣等謹恭摺具奏並繕具各犯供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下法司核覆施行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奉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石卓槐凌遲處死旨 軍機處檔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石卓槐著即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禮記四十五卷正員二十正行率皆不任

正員十式日本國世世是也

各以其厚薄呈候實為

大察即令屏而查問

辨驗而久無尋焉

論各風出承宣

論海國通望

一並無想

齊不圖

晉親

亦與

烈

烈

烈

烈

祝庭諍續三字經案

郝碩奏查訊祝庭諍續三字經書及祠碑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聞事本年十月初六日據饒州府德興縣知縣蕭立選稟稱據該縣革生祝平章呈首總麻服弟祝浹故祖生員祝庭諍字拙齋所作續三字書一本褒貶前朝恐有違碍又據繳族叔進士祝焯燔所作贈祝浹之弟祝洄詩一首過於褒獎將續三字書並詩稿一併經該縣查閱祝焯燔詩內尙無怪誕惟續三字書本語有違碍等情具稟當經護撫臣秦雄飛查核三字書內語多狂悖恐有刻本留傳或另有不法字迹即飛飭署饒州府知府朱選齡馳赴各該犯家內再行搜查並飭司提齊案犯嚴審究擬並將三字書及詩稿一併飭發書局校核在案值臣自京回任查案嚴催據書局委員將書本簽明由司申送前來並據該縣詳稱訊據祝浹供小的幼年讀書時祖父祝庭諍即拙齋用紙寫了所作續三字書教小的誦讀乾隆十五年祖父亡故這續三字書就遺失了後來要叫兒子讀書想這三字書都是講前代的話是不禁的所以默寫出來並未刻板也不曾借人閱看傳抄不知何時被祝平章拏

去挾嫌呈首的又據祝平章供革生原是縣學附生因拆毀宗祠案內斥革間徒本年五月內到祝泐家在抽棹內拏回祝泐故祖祝拙齋所作續三字書抄本一本存在家裏到八月間因祝泐的兄弟祝洄在縣內告革生私賣公田又因祝煜燔不爲調處見他贈祝洄的詩過於褒獎復細閱續三字書內議論前代語多譏諷所以將三字書並祝煜燔詩稿一並呈首的又據進士祝煜燔供祝洄家與進士書館相近常來聽進士講書每每插嘴議論所以進士做詩贈他有詩難摸索疑神思之句實是戲謔的話到祝泐抄存續三字書並沒見過是實錄供通報並據兩司稟請先行具奏到臣臣率同兩司逐加察核該府縣所辦尙多疎漏查續三字一書現據該犯祝泐供稱係伊故祖祝廷諍即拙齋所作但查原書首篇又寫有拙齋參訂字樣似另有著書之人且恐此書即係祝泐所做自知悖逆故設疑詞計圖狡混卸罪更須嚴究再祝泐祝洄等家雖據該府縣查無不法字迹第祝廷諍於前代帝王興廢猶且大加詆謗編纂成書借以肆其譏刺則其平日狂吠自必尙有著作流傳於族人親故之家亦未可定且臣聞得該犯現有祠堂碑記該府縣未經查繳尤當徹底根究嚴加治

罪庶足以彰國憲而正人心當即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就近馳往德興縣查起前項祠堂碑記並此外有無別項不法書籍詳細訪查並按提應質人犯以憑核究一俟該道查覆臣即嚴行翰訊從重按律定擬另行具奏外理合將繳到已故祝廷諍所著續三字書本並現查辦緣由會同兩江督臣薩載先行繕摺具奏並將該犯祝浹所默續三字原書同祝煜燔詩句粘簽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郝碩奏審擬祝浹等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德興縣革生祝平章呈首已故生員祝廷諍所著續三字書語多狂悖一案經臣將現在飭究並再行搜查提犯緣由會摺奏聞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查此案臣於具奏後隨據該道額爾登布查獲祠堂碑摹並提到應質各犯解候勘訊臣即率同司道等親提研鞫緣已故祝廷諍即祝拙齋係德興縣生員素性乖妄心懷悖逆胆敢品評列代帝

王任意褒貶編成續三字一書隱寓譏刺令其孫祝浹誦讀迨該犯於乾隆十五年身故所錄三字書原本亦已遺失無存至四十四年正月犯孫祝浹欲教其子祝懋蘇讀書復將續三字書默寫一本註明拙齋侍祖參訂字樣存於家內五月中被革生祝平章携去收藏在家後因祝浹之弟祝洄控告祝平章盜賣公田以致祝平章挾嫌將三字書並祝煜燔贈祝洄詩稿一併首告該縣蕭立選即往各犯家中搜查並無別項不法字跡通稟究辦經護撫臣秦雄飛飭提人犯來省並復委署饒州府事景德鎮同知朱遐齡再往搜查亦無另有著作留存正在提犯研訊間值臣自京回任查核該府縣所辦尙多遺漏並訪有祝廷諍所撰祠碑隨飭委饒九道額爾發布到彼查起碑摹亦勘有違碍語句其碑上人名字迹並有磨損之處均應究明治罪臣以祝浹將續三字書默出教讀其祖父狂悖心迹該犯自必深知詰以三字書所稱髮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語明係隱寓詆謗又吳三桂乞師下不將本朝國號敬謹擡寫大逆顯然還有何辨據供祖父在日教讀之時却曾逐句講究惟云書中列叙帝王興廢及改設制度等事都是史冊上有的實不知道祖父寓意誹謗至本朝

國號因每句三字排寫是以未曾擡頭若果知道是悖逆那裏還敢照樣默出來又教兒子去讀呢又詰以你祖纂成此書定已刻板必有原本存留再你所默書本上又寫拙齋侍祖參訂似不是你祖所著必係是你狂吠故作擬詞計圖卸罪麼又供祖父那時教我讀的三字書係用竹紙抄成的並非刊本後來原本遺失於四十四年正月裏要教兒子祝懋蘇讀書方默出此本來的並再沒有別的本子再本縣鄉俗稱曾祖爲侍祖因寫給兒子去讀所以將祖父稱作侍祖又見刊布書上均有參訂人名緣不解參訂字義祇道做書就是參訂故爾混寫的若此書果係自己所作卽欲躲避重罪亦只應詭捏他人名字以便抵賴那裏還肯把自己祖父的名字寫在上頭總是不該將此書默存實屬該死只求治罪等語隨提祝平章質訊據供祝廷諍所做續三字書却未見過另有刻本我原因祝浹兄弟們控我盜賣公田又怪祝煜燔不爲調處所以將三字書並祝煜燔贈祝洄的詩一並挾嫌呈首若此書是祝浹做的那裏還肯替他隱瞞又提磨毀碑字各犯研訊據祝濛供祝廷諍是本生祖父他所做三字書從未見過因與已故祝文唐同在祠傍居住那日出外回家祝文唐問說

聞得官府要來打碑他們有分子孫都把祖父的名字磨掉你本生祖上名字在上又在祠旁居住還不磨去免得拖累我因不識字就央祝文唐用石灰點去本生祖祝廷諍名字纔磨掉了的又據監生祝茂柏供祠堂碑是族人祝廷諍做的乾隆四十一年九月父親祝允源在崇義縣訓導任上告休回來曾講起碑文內用宵衣旰食字句恐怕有違碍叫我將詞內將宵旰二字磨去上年祝平章首了三字書聞得官府要來打碑文我父親祝允源名字列在首事內恐怕遺累所以將名字磨去又見宵旰二字從前沒有磨淨故又磨了一下的又據祝記供認磨去伊祖祝鳴懷伊伯祝異耀名字祝廷梧供認磨去伊父祝觀泰名字並碑內崛起創始四字祝次文供認磨去伊父祝華秀並寫碑之已故堂叔祝殿遴名字祝正興供認磨去故父祝秉忠名字嚴究實圖免累所以磨去並無別故似非狡飾查祝廷諍自祖父以來生長本朝食毛踐土已歷百數十年且身列膠庠躬受教育乃敢喪心病狂妄爲著作混假元代名目編造髮披左衣冠更等語大肆誹謗又不將本朝國號敬謹拾寫且所撰祠堂碑記並有公帑締造宵衣旰食違碍字句種種狂悖實屬罪大惡極雖已早伏冥誅

應仍照大逆凌遲律開棺戮屍以彰國法而快人心祝浹係逆犯之孫律應緣坐又於伊祖所作逆書默寫存留情尤不法應照大逆知情隱藏者斬律擬斬立決祝況祝涪祝洄祝記雖據供並未見過此書但俱係正犯之孫年在十六歲以上者均依緣坐皆斬律擬斬立決正犯財產現飭確查另行追變入官其祝湧祝澆祝泚祝灤祝洛雖係祝廷諍之孫但其父祝光錫自幼出繼堂叔祝自墻爲子訊非捏飾取具族隣並祝平章供結在案應照例免其緣坐惟祝灤已知奉官查取碑記乃不行稟首輒聽從已故祝文唐之言將本生故祖祝廷諍撰文名字磨去未便輕從應比照大逆知情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監生祝茂柏將祠碑所開伊父祝允源名字並將前次已磨碑文內宵旰二字復行重磨雖圖免累究難寬縱應革去監生比照私藏應禁之書不首告杖一百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追取監照送部查銷原告祝平章旣於五月內在祝浹家潛取續三字逆書並不即時首繳迨八月間與祝洄詰訟始同祝燿燔詩稿一並挾嫌呈首亦屬容隱但已經首告得實應從寬免其治罪仍歸於私賣公田案內訊詰祝廷梧磨毀崛起創始字樣雖非違碍之字但擅自磨毀並磨去

伊故父觀泰名字應與磨毀伊祖父伯叔名字之祝禮祝次文祝正興等均合  
依不應重律各杖八十事犯到官俱在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恩詔以前  
各犯所擬杖罪均予援免祝允源既知宵旰字句違碍不行稟官止令伊子祝  
茂柏磨毀祝文唐教令祝灤磨去祝廷諍名字均有應得之罪業俱身故免其  
置議進士祝煜燔訊未見過續三字書其所贈祝洄詩自亦尙無違碍應予免  
議此案祝浹默存續三字逆書經祝平章首報該縣蕭立選署府朱遐齡即行  
通稟究辦尙無縱延情弊但府縣兩次前往各犯家中收查不法字迹並未將  
祠碑查出迨臣訪聞後飭委饒九道額爾登布馳赴揚印碑文已被各犯磨損  
字迹人名似此踈忽無能之員若僅照失察議處不足示儆應請旨將署饒州  
府事景德鎮同知朱遐齡德興縣知縣蕭立選一並革職以肅功令其失察之  
歷任地方各官容俟查取職名送部察議至前項逆書雖訊明並未刊刻仍恐  
或有抄本流傳業經飭屬遍行曉諭勒限繳銷毋使稍有遺存祠碑俟案結撲  
毀所有臣審明定擬緣由理合會同兩江總督臣薩載恭摺具奏另繕供單並  
碑文一紙一並敬呈御覽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再臣查江西民風每于祠堂公

所好立碑記逆犯祝廷諍所著祠碑既有違碍字句其他姓類此者自復不少  
臣現已嚴飭所屬示諭各地方戶族如祠堂碑記內亦有前項妄談字迹均即  
勒限呈明磨毀以絕謬妄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奉硃批  
三法司核擬速奏欽此

郝碩奏將祝廷諍遺產什物估價摺

軍機處檔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爲奏明事竊照按察使王昶會同布政使秦雄飛詳稱  
德興縣已故生員祝廷諍編造續三字經逆書已照大逆辦理所有該犯本身  
家產例應入官茲據該縣親詣祝廷諍住所傳同族保將該犯遺與子孫現存  
田產什物逐一查抄計田一十八畝九分麥地四分八厘荒山三十二畝一分  
四厘內有田二畝先經該犯之曾孫祝烏九出當與祝廷洪爲業該犯住屋先  
於乾隆三十二年失火燒毀止存基地一片丈計一畝該犯子孫現俱租屋居  
住其田地山塲屋基契券亦於失火時被焚僅有完糧底冊爲據照冊丈量畝  
數相符外有鐵木等器亦俱查點入冊隨訊據族長祝永璘鄉保祝頰安僉供

祝廷諍遺產除現在查出田地山場屋基什物之外並無他物不敢隱匿等語  
取結造冊詳請核奏前來臣查冊內既有鐵木等器豈無衣服首飾駁飭再行  
確查去後茲據該司等詳據該府縣詳稱復訊犯孫並族保人等僉稱祝廷諍  
在日本無很好衣飾嗣與伊妻程氏於乾隆十五年間先後身故所有布衣銀  
飾隨身裝殮即有存留早經子媳花費現在俱係孫曾行輩實無絲毫隱匿寄  
頓情事隨據將該犯祝廷諍所遺田山地基什物逐一確估共值銀一百八十  
一兩三錢九分內除豸下田變銀十六兩扣除祝廷洪原典價銀十五兩外實  
共價銀一百六十六兩三錢九分造具冊結經饒州府知府萬鍾傑查核出具  
並無隱匿寄頓甘結由司詳覆前來臣覆查無異除將冊結咨部外相應恭摺  
奏明並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

附單

江西巡撫臣郝碩謹奏今將已故逆犯祝廷諍名下田山地基什物估計價值  
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義塢套上則早田二畝六分估銀二十六兩

石塢岑底上則早田八分估銀八兩

十九都金山底上則晚田二畝四分估銀二十四兩

瓦匠塢中則早田二畝估銀一十六兩

豸下中則早田二畝估銀一十六兩 此田係伊曾孫祝烏九當給祝廷洪爲業應扣

除當價銀十五兩

楊林套中則晚田八分估銀六兩四錢

劉家源木橋頭下則早田二畝估銀一十三兩

王家塢口上首下則田一畝估銀六兩五錢

石家高坂岑下則早田七分五厘估銀四兩八錢七分零

義塢套下則早田六分五厘估銀四兩二錢二分零

軍山底水磧下則早田一分估銀六錢五分

北坂松林底壠內下則晚田八分估銀五兩二錢

環溪書院右邊麥地四分八厘估銀一兩五錢九分零

王家塢荒山十畝七分八厘估銀五兩三錢六分零

又王家塢荒山九畝一分估銀四兩五錢二分零

又王家塢荒山四畝八分六厘估銀二兩四錢一分零

又王家塢荒山四畝六分估銀二兩二錢八分零

廟崗山荒山二畝估銀九錢九分零

方家塢荒山五分估銀二錢四分零

葉家塢荒山三分估銀一錢四分零

屋地基一畝估銀十兩

舊鐵鍋七口估銀六錢八分

鐵菜刀三把估銀二錢四分

鐵柴刀二把估銀一錢一分

鐵鋤頭一張估銀一錢

鐵柴斧一把估銀八分

錫酒壺二把共重三斤估銀一錢八分

錫茶壺一把重二斤估銀一錢六分

杉木棹六張估銀六錢

杉木橙十七條估銀五錢一分

杉木椅四把估銀二錢八分

杉木桶五個估銀二錢六分

竹床一張估銀八分

篋箱二隻估銀一錢六分

以上共估銀一百八十一兩三錢九分內除豸下田變銀十六兩扣除  
祝廷洪原典價銀十五兩外實共解銀一百六十六兩三錢九分



艾家鑑試卷內書寫條陳案

鄭大進奏查訊艾家鑑條陳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奏聞事本年湖北鄉試八月初十日頭場交卷據受卷所官當陽縣知縣范鐸等回稟有宜昌府學生員艾家鑑試卷內全係稟陳事件臣隨率同提調官糧道郭世勳監試官漢黃德道周曰漢飭將該生押候查閱試卷內正草俱首寫俚詩四句接寫呈詞係言鶴峯州書役朦蔽州牧詞訟索賄傳稿抄批索錢包訟勒銀徵糧苛刻編保勒派稅契多索不賑饑荒審賊改供代書串詐差役承票豫勒多錢拘人到案或勒鎖私刑或串內奸播弄包定輸贏州境易藏奸匪強丐搶劫皆書役叅縱地方迎送官員搬運糧餉差保派夫並黃巖山稅俱請題免運送兵米請改由南路取士請增額四名懇達天朝等情瑣碎牽砌並未指有犯證據而科場大典藉試卷混寫呈詞已極妄謬臣又細察其詞如起首自古君難獨治句係屬泛論尙空格書寫下文既有至今及國家字樣乃遇君父字面並不擡寫且膽敢妄加使是二字於上再如叙恩赦處則稱頒恩赦奸險沐滅等之德該生身列膠庠豈不知眚災肆赦

及矜卹愚氓之曠典凡情罪重者法所不原何云奸險沐德種種悖謬尤屬喪心病狂俱應嚴辦隨公同提訊據艾家鑑供犯生年三十四歲原籍荊州府松滋縣入籍宜昌府鶴峯州乾隆四十三年考進撥入府學如今現住宜昌府長陽縣傅家堰牌山地方父母俱故並無伯叔只有胞兄艾家瑤久經分居妻室劉氏一子艾流璋長女已嫁覃姓次女纔六歲今年七月犯生來省應鄉試暫寓勺庭書院內初八日進場入號初九日早題目下來因頭暈總不能作文後恐交納白卷被人恥笑犯生未進學以前原常幫衙門書辦繕寫文冊記得些公事禁約心想不如做件有益地方條陳請主考轉奏博個聲名更有好處就把鶴峯州進學原額八名要請增四名州城有衛昌遊擊營所領兵米向由荊州北路長陽一帶運送請改走南路又州屬每年有應完黃柏稅銀十四兩零祈請免徵地方士民自然說好但只寫這幾項恐難准行還得砌說些衙門弊病民間疾苦方能動聽就開首編寫詩四句先把州中書役顛倒詞訟索錢抄批包贏訟案徵賦苛刻編保勒派稅契多取不賑饑民改易盜供代書串詐差役索錢書役庇賊這些話寫上並寫迎送官員搬運糧餉差保派夫都要請禁

除題免然後接寫那請增學額幾條只圖准行其實所開各弊端都是平空造寫今蒙嚴審實不能指出舞弊及受害人姓名並憑證來的卷內遇君父字面未曾擡寫又妄用使是二字於上頒恩赦一句下寫奸險沐滅等之德因犯生隨手書寫又勉強湊字當時自己也不省覺今蒙指出實罪無可辭等供臣因在闈隨密移督臣富勒渾督飭布政使梁敦書按察使劉峩率同武昌府知府永慶密赴該犯省寓搜查並無不法字跡當將該犯發禁司監移咨學臣斥革衣頂一面密飭宜昌府知府李燦星赴該犯長陽縣家內搜查並訊查犯屬有無別項不法情事因道遠尙未覆到茲臣出闈後公同督臣提訊犯供無異詰無主使之人除俟該府搜查覆到另行從重按擬具奏外所有公同查辦緣由理合會同督臣富勒渾先行恭摺奏聞並將原試卷粘簽進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訓示再臣等覆查鶴峯州額征黃柏稅銀一十四兩四錢載在賦役全書係按山完稅歷年無缺又州城衛昌營兵米向係坐派荊州府屬江陵等縣役解歷由長陽縣之都鎮一帶運送並非繞道至該州文風臣等面詢學臣取進八名額數已寬不應請增均毋庸議外其餘開呈事款雖據艾家鑑自認平空

造寫不能指出證據但所臚各款皆屬書役易滋之弊亦不便因人廢言臣等現派委幹員前往該州按款密加確察提訊經手經胥並另核卷冊訪詢輿情果有一端得實卽嚴參究辦另行具奏合並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嚴審定擬可也欽此

鄭大進奏審擬艾家鑑摺

軍機處檔

湖北巡撫臣鄭大進跪奏爲審擬具奏事竊照鶴峯州革生艾家鑑于鄉場試卷內妄作請增學額等條陳並臚列該州胥吏朦官滋弊各款當經臣查訊不能供指實據並查試卷內有字面語句悖謬當將該生斥革羈管派員搜查省寓并密飭宜昌府知府李燦星赴該犯家內搜訊令將所臚胥役弊款前往訊查各緣由同原試卷粘簽進呈會同前督臣富勒渾先行奏聞奉到硃批知道了嚴審定擬可也欽此欽遵在案茲據該府李燦稟覆親赴艾家鑑所住長陽縣傅家堰地方家內督仝該縣龐慎鍊搜查并無不法字跡隔訊犯屬地鄰人

等僉供艾家鑑平日亦無武斷滋事別情該府又卽密赴鶴峯州按照詞列各款提訊經手經胥吊核卷冊摘傳保甲里民訊訪招告并無所指各弊分晰錄供稟覆并據委員武昌府知府永慶會同該府李燦審擬由布政使梁敦書按察使劉綦詳解前來臣隨提犯親加研訊緣艾家鑑原籍松滋縣入籍鶴峯州乾隆四十四年科考入學四十五年七月由現住之長陽縣家內至省鄉試八月初八日進場入號初九日早得題後頭暈不能作文恐曳白貽誚因從前曾在州衙幫書吏繕文記憶公事禁約遂起意欲將州學請增名額衛昌營兵米改道運送黃蘗山稅免徵寫作條陳冀考官轉奏邀譽又恐難准須多列事款動聽遂於試卷內先寫俚詩四句次編州中書役朦官顛倒詞訟索錢鈔批包贏訟案徵賦苛刻編保勒派稅契多取不賑飢民改易盜供代書串詐差役索錢書役庇賊等款并迎送運糧差保派夫均請禁除接叙請增學額等三項以冀准行初十日交卷經受卷所官查出稟經臣移行斥革羈管派員搜訊將試卷內字面悖謬處粘簽進呈奏奉硃批嚴審定擬茲據宜昌府知府李燦前赴長陽縣該犯家及鶴峯州分別搜訊明晰將犯審擬由司詳解臣親加嚴鞫據

艾家鑑將撫拾砌款條陳各情供認不諱詰以試卷內遇君父字面因何並不擡寫又敢妄用使是二字於上又稱頒恩赦奸險沐減等之德用此語句係何意見據該犯堅稱使是二字是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章內成語與下文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對言犯生囹圄引用成語致未擡寫又只知遇赦的原是些犯法奸徒草莽人不知情重人犯法所不原以致寫了奸險沐減等之德這是一時強湊字面錯悞犯生上條陳還想有好處那敢稍有干犯等語矢口不移至詞開胥役朦官各款如顛倒詞訟索錢鈔批包羸訟案代書串詐差役索錢係言聽訟之弊今據該府前往提訊經胥代書人等並檢核案籍州民詞訟甚簡每期控訴僅止數紙歷任知州俱隨時批發貼示署門不須向書吏鈔批雖有官設代書二名而民人自寫之詞該州亦無不受理代書無由串詐事俱立限審結鮮有翻異招告亦無被勒受屈之人出訴又詞開徵賦苛刻稅契多取係言浮勒之弊今據該府訊查該州額徵地丁條餉舊賦新墾等銀共止二百八十餘兩內有秋糧銀七十一兩零例不徵耗每歲開徵預填應完銀數由單發鄉保分給花戶查照聽赴櫃所自封投納零星小戶銀錢聽便櫃書對數

登簿隨時截給收照並無糧戶控告苛勒並經該府較驗庫戥拆兌在櫃銀封均屬相符並無浮多該州地處山僻田房契價甚輕每年納稅無多該府摘提已投稅業民並契驗訊俱稱按契價每兩完稅三分之外並無多費又詞開不賑饑民一欸據該府查明該州山地多種包穀連歲豐稔即四十三年鄰境雖有偏災該州仍收成八分並無匿災之事又詞開編保勒派改易盜供書役庇賊等欸據該府詢查各牌保稱該州編造保甲牌冊紙張等項俱出官捐並無被胥役勒派摘訊里民亦無異詞民間竊案均隨時緝辦近無報竊惟本年二三月及五月內有州民陳鳳池邵月明劉玉占三家被盜俱經緝獲首夥多犯究詳僅逸盜二名現在比緝書役並無改供庇賊又詞開迎送運糧差保派夫請除一欸據該府查明州城衛昌遊擊營兵米六百八十餘石撥自荊州運抵鶴峰因未設站夫歷著保甲雇覓鄉夫每夫背米三斗每站給銀四分卽偶遇官員因公往來雇用夫脚悉按站給價並非派累亦難停除各等情並經臣與各司道密加查察無異復逐一嚴詰艾家鑑據供實係砌欸妄瀆前已供明若有可指實屢蒙嚴審豈反肯代人隱瞞等語似無遁飾查艾家鑑于試卷作呈

雖字面語句引用錯謬尙非干犯但砌款妄控鶴峰州書役等弊又列請廣學額等款以博聲譽殊屬狂妄滋事艾家鑑合依薦越告機密重事不實發遙遠充軍例請從重改發烏魯木齊等處充當苦差係革生照例免刺該州書役羅見開等訊無情弊俱飭省釋該犯寓所及家內搜無不法字跡所稱免徵黃柏稅請改兵米運道增廣學額等款業經臣奏明無庸查辦均無庸議所有審擬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並另繕各犯證供單敬呈御覽伏乞皇上睿鑒勅議施行再督臣舒常因查閱營伍公出未及會訊合併陳明謹奏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 艾家鑑試卷原文

宜昌府儒學附學生員艾家鑑應乾隆四十五年分湖北省鄉試本身並無違碍過犯亦不係門禁隸卒之家冒籍頂名之人今將年貌籍貫及所習經書開報於後

計開

一本身年三十四歲身中面紫有鬚係鶴峰州謙吉里民籍

一經書 習詩經

妄求名譽赴科場忽憶弊端敢縷揚下願今朝枉到此惟祈百姓頌君王  
竊維自古君難獨治分設官員至今官不自勞因設書役名分雖異理實  
則同皆與國家鞠躬盡瘁出力報效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上兆夫景星慶  
雲之祥悉爲閭閻分寃理枉止盜弭奸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嬉遊於光天  
化日之下一體行事相安無事上下相得朝野幸甚今非唐虞之世而有  
唐虞之君快逢壽登七十欣瞻位際五九下恩詔神人饗錫予之樂頌恩  
赦奸險沐滅等之德正謂普天共沾深恩率土均被和風但生有不敢直  
陳者有不得不陳者即如鶴峯州斯固化地原屬改歸東南壤連長石慈  
桑西北地接恩宣巴建雖前後牧主俱有仁厚之政奈無良書役不無蒙  
蔽之奸慣圖一己私慾屢剝羣黎膏髓遇民訟不能秉公辦理惟索糞金  
多寡罔論事體曲直臨官斷未爾據實輒行但視壑欲盈歎顛倒案件是

非放於利而行有能滿懷方傳稿利外無他喻稍不如意不鈔詞藏壁單  
多索鈔批錢文十張僅貼一包訟案詐勒兩造銀兩九塲許贏十徵收國  
賦任意苛刻天地於焉心寒編造煙冊逞欲勒派鬼神爲之夜哭稅契約  
額外勒索銀與錢當奇荒不發積穀以賑饑瞞心昧己大掩聖主惠愛斯  
民之隱錄賊供設計肥囊以易情串代書訴無原詞不做紙欺天滅地不  
體本主使民無訟之意及其票入差役蠹害較書尤甚豫取夫驟費項次  
講差費鞋脚有錢幾十千方准下鄉提人拘喚方到案即設巧制苦阱或  
勒鎖暗室私刑或巧串內奸播弄或包輸事可以贏或許贏事必定輸威  
風凜凜官較於彼不及聲勢赫赫彼較於官有餘若遇原被金盡便乃拖  
延不投審以致告訴日久遂爾無奈只自休嗚呼冤者終於冤誰憐三年  
不雨傷哉屈者久於屈那管六月飛霜言念及此殊甚髮指尤有難已下  
併爲冒罪縷陳鶴邑西北毗連之所易爲藏奸聚匪之區崇山峻嶺茂林  
巖窟深溝大壑懸泉古木奸匪居內罔覺卽覺亦難弋獲聞信而走一舉  
足卽離本境望風而逃二三里便入鄰封加以書役奸蠹肆書柳串分肥

致令奸匪蜂起愈熾如虎生翼晝以覓食爲由沿鄉窺探夜則雞鳴狗盜無所不爲遇單家獨戶而強勒幾升幾斗有則攸然而逝無則放肆邪耻逢孤邨荒郊而公然成羣結黨暗藏木鐵器械竟爾攔路劫搶始由欲爲懼爲不敢大胆久則能爲敢爲胆大包天塗面挂鬚相與破門陣入捆綁拷打胆敢燒殺奸擄巍巍然夫誰與敵恐懼乎惡得而禁不惟老幼心驚胆碎卽在少壯魂飛魄散聽其搜尋可憐家徒壁立隨其取携哀哉室如懸罄袒裼裸裎閤室傷心慘目饑餓枵腹舉家泣血飲恨風聲傳聞人心惶恐萬幸告發時難盡獲緝牌遍拿在上名聲可好藉端滋擾在下冤鬱難堪能正捕班尙期覓獲除害縱受苦辛能忍耐奸猾快役惟思竇放肥己巧行攀撻罪無辜吁嗟被盜驚官盜益熾噫嬉受害鳴公害無休此皆書役忍心害理是以羣黎遭苦受難事本眞實受害人報存懼心案原重大守土官非不能辦總由羣蠢蠹深以故奸匪脫網計惟多方早剪世使滋蔓難圖且鶴邑巖多土少居民饒裕無幾兼值戊亥歲歉黎庶困難言無如迎送官員鄉保設取夫之例搬運糧餉書役派夫差之額不遵不敢

遵之實艱男女童叟窘景難訴不沐題請恩免終受虐阱憔悴黃蘖山稅  
原以山有所取斯樹旣盡山又高嶢難田稅無所出懇恩題免解鶴兵米  
北路一行多年計程遐邇南近三百餘里工費兩省請由南幸聖天子作  
育人材開科取士士等原請一十二名蒙賜八名以俟廣增茲士子寒窳  
琢磨文風漸振懇題照請初定數目頓予四名以鼓士習生忝儒列罔知  
忌諱幸遇欽命文宗大人臺前正萬民有亂之天寔鶴屬錫恩之主惟一  
念重憐於螻蟻必百世毓秀於麟鳳懇達天顏以廣聖恩千秋蒙盛德萬  
載戴祥光生無敢戲渝瀝血陳情謹具此以聞